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十九

名臣

平江伯壙誌 楊文敏

公諱瑄字彥純姓陳氏世為廬州合肥人曾祖某祖某世積善父諱名洪武間為四川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茂著勲績既沒公襲其職以勞累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督操舟師於龍江太宗文皇帝舉兵靖內難至江北

公知天命有歸即率舟師迎濟論功授奉翊運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食祿一千石仍兼舊職
賜白金鈔幣給誥贈其曾祖考俱如公爵曾祖妣某
氏祖妣某氏母某氏俱夫人封其妻湯氏夫人永樂元
年奉命董海州運糧百萬石給北京及遼東三年以舟
師建百萬倉於直沽遂築天津衛城四年復董海運遼
東回至沙門島值倭寇犯境追勦至荊州白山島寇敗
走屢承命往福建綠海備倭寇聞公至匿不敢出十年
復領海運以海道空濶舟行往來眩惑失據奏于太倉

海口築土山高三十餘丈周十餘里為表識以便往來
既成賜名寶山詔為立碑十一年築海門捍海堤岸已
而朝議以海運艱險濬山東舊河通北京公奉敕於湖
廣江西造舟二千餘艘以從河運公建議造平底淺舟
時甚便之歲凡運三百餘萬石蓋視海運加二倍焉又建
議于淮安城北開清江浦河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清
河置四閘以免風濤及掣埧之艱又緣管家湖築堤十
餘里畜水且便行者又于河畔置常盈倉五十座以貯
江南歲運之糧徐州臨清通州亦各置倉貯所運糧儀

真瓜州二埧潮港歲久淤塞成疏濬之呂梁徐州三洪
險峻數壞舟公請于水涸時鑿去傍石導水中流復置
三閘蓄水往來便之又於沛縣南刁陽湖口置閘于濟
寧北南望湖築堤三十餘里以便挽舟慮舟膠淺則緣堤
置鋪夫專指示淺處自濟寧至臨清各置閘以時蓄洩
凡所經營具有條理仁宗皇帝嗣位首言經國利民七
事協于宸衷降勅獎諭賜以鈔幣命其子孫世承伯爵
皇上即位以公老成仍命總督漕運兼鎮淮安公益竭
心效勞推其謀猷屢賜勅獎勞蓋饒運重事公任之既

久積思彌深上益國家下便軍民以是簡在上心去年
冬來朝備承嘉勞賜宴于禮部陞辭加賜以鈔至淮安
疾作上聞之又賜勅勞諭命其子儀偕名醫往視而已
少瘳踰月疾復作自知不可起封所佩漕運印及制勅
付其長子佐具奏遂卒宣德癸丑十月十一日也訃聞
上深悼歎輟朝一日追封為平江侯賜謚恭襄遣官賜
祭令有司治喪葬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應天府江寧
縣大山之原子男五人佐儼儀倫侃女三人長適豐城
侯李彬第二子方次適江陰衛指揮同知張瑛一尚幼

孫男二豫祿女七皆幼嗚呼公以明敏之識幹濟之才
遭遇聖明戮力效勞榮膺封爵光昭先世福及後嗣而
身歿之後隆被寵恩加封賜謚昭著史冊歟不磨夫
復何憾用書此納諸壙中以貽不朽云

故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贈特進

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夏公墓誌銘楊文敏

國家當太平興盛之運必有股肱心膂之臣以謀猷輔
相於其間而後克成治成故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
傅戶部尚書夏公實其人焉公諱原吉字維詰其先自

浙之會稽徙三衢五代時有諱膺者惡吳越害政復自
開化徙饒之德興祖希政仕元為湖廣行省都事值兵
亂死家屬流寓沔岳間父時敏國家以明經起為湘陰
教諭遂為湘陰人曾祖復及祖父皆以公推恩贈榮祿
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曾祖妣李氏贈夫人
祖妣劉氏妣廖氏皆加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三而孤母
太夫人守節自誓卒勤訓誨俾務于學公祇服慈訓夙
夜克勤弱冠克縣生洪武庚午領湖廣鄉荐明年試礼
部弗偶入太學壬申授戶部四川部主事有能毅歲戊

寅陞戶部右侍郎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以公謹厚可任
轉左侍郎尋陞尚書永樂癸未夏四月蘇松水患公承
命往治既至詢衆議浚決雍滯水患以寧復請發粟三
十餘萬石以賑飢民全活甚衆乙酉召還益見寵任己
丑車駕巡狩北京公典扈從明年春三月太宗親征胡
寇今上以皇太孫留守北京承命轉導秋八月駕還以
公克盡匡輔之或賜鞍馬楮幣羊酒以旌異之明年九
載秩滿降勅獎諭錫宴于便殿既而承詔監修太祖高
皇帝實錄既成賜綵幣衣鈔宴于禮部庚子以北京官

殿成奉勅召皇太子于南京既至賜以白金羊酒鞍馬
辛丑太宗以胡寇遺孽未殄復議征之公以邊儲未備
被繫甲辰秋七月太宗殞天仁宗皇帝即位首釋公復
其官賜冠帶衣服帷帳之屬公以母喪未終辭仁宗勉
留之賜米四十斛鈔一萬貫胡椒二斛令家屬護喪以
歸命有司治喪葬八月拜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尋拜榮
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給以銀章其文曰
繩愆糾繆凡朝政闕失民間利病切于時務欲有所言
者輒用之密封以聞公由是屢有所陳多所裨益乙巳

奉勅監修太宗實錄是歲夏五月仁宗晏駕今上皇帝即位復承詔監修仁宗實錄宣德戊申上以師保之重專職寅亮不煩以政事命輟戶部之務日在左右討論至理以寧邦家公益竭乃心忠勤殫篤庚戌春三月壬戌進兩朝實錄賜白金綵幣襲衣鞍馬戊寅錫宴于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國家言訖而終訃聞上為之嗟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物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遺禮部尚書胡濙祭

之官其子瑄為尚寶司丞永蠲其家差役仍給舟車歸其喪為造坟塋公生元至正丙午八月廿六日享年六十有五配鄭氏賢而克相子男三人長琬早卒次即瑄次瑾文一人善全適虞璠故宗人府經歷暹之子也弟原乾奉公樞歸以某年某月葬某山之原乃以戶部員外郎惠政所為行狀請予銘予辱知于公最久且厚知公為悉其何敢辭惟公忠信和易喜怒弗形坦夷直諫無忤無於物可謂寬仁厚德之君子矣歷事累朝荐膺寵眷信任益專奏決机務疑難之際往々一言而定卓然

明文海 卷四十四
為國家輔弼之大臣是宜有銘。曰天啟皇帝明實生
賢輔蚤孤而立發迹郎署貳卿之任邦計所司國有儲
恃民無阻飢于赫太宗入正大統進公司後益被恩寵
東南諸郡洪水湯。彼民其咨若昔懷襄命公往治公
如已溺寢食弗遑水患以息自公還朝信任益專扈從
西京殿殿隆然仁宗嗣位眷顧尤隆簡賢任舊爵位是
崇進秩三孤公有重望在帝左右惟公寅亮今皇繼
統舊德是資務不煩治道所咨翼然在廷公尚弗耄
遽茲遐逝帝用嗟悼豐爵美謚恩禮存加既官厥嗣復

卹其家恩榮終始惟公克稱久矣大臣永先休命湘江
之陰有歸者坟後有求公視茲刻文

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全公神道碑銘

楊文敏

國家當太平熙洽之時必有忠謹淳實之臣論思獻納
於其間而後克臻乎至治之盛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全公實其人焉公諱善字幼
孜世居臨江新淦之厚粟宋時有諱清者遷洪坑至十
五祖諱某者復自洪坑徙培山遂家焉曾祖德明祖仲

明文海 卷四十七
卿皆以儒傳家父諱守正學問該博洪武初辟為郡學
訓導嚴毅剛方人稱為雪崖先生公生而秀拔不群幼
克勵志于學雪崖奇而教之及長遺從前進士聶鉉受
春秋業成為邑庠生領鄉荐登洪武庚辰進士第擢戶
科給事中太宗皇帝即位首以文學荐入翰林改檢討
命與解公縉胡公廣黃公淮胡公儼楊公士奇與榮凡
七八同直內閣叅掌机密不數月皆稱或公為侍講階
承直郎明年蒙賜象笏幘頭公服尋賜二品織金衣寵
任甚專仁宗皇帝在春宮侍臣進講經史公獨說春秋

詞嚴而理正遂承命作春秋要旨既進深協睿衷公嘗
病遣中官偕御醫往視及痊入朝慰勞甚至丁亥陞右
春坊右諭德乃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今上皇帝為皇長
孫命宮僚兼或輔導賜敕獎諭公亦與焉己丑扈從來
北京庚寅從征北虜冬還南京辛卯詔重修太祖高皇
帝實錄公與纂修壬辰命典文衡考試天下貢士號稱
得人既而余五人者蒙賜誥命公得推恩贈其父如公
或封母羅氏為太宜人贈妻孔氏為宜人癸巳復扈從
來北京甲午征西虜既還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及性

理大全書學士胡公典公及余實摠其事書成重沐恩
賚丙申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階奉議大夫是冬還南
京明年復護駕來北京戊戌實錄上進錫宴于禮部有
金織紗衣鈔幣之賜庚子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
學士壬寅扈從北征行軍乏食偵知賊營尚與遠公典
余密疏軍中利病言之遂詔班師癸卯隨駕巡邊獲胡
名王也先士干以歸特蒙厚賚甲辰復從北征師還駐
榆木川太宗晏駕凡沐浴含斂及道路措置之儀公典
余實典焉仁宗皇帝嗣位深加寵眷進戶部侍郎仍兼

前二職今上正位東宮拜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兼武英
殿大學士禮遇益厚元法司論次重刑必定楊公典余及
公同審錄其中伸雪益多時賜大臣五人銀圖書其文
曰繩愆糾繆以為政務或有闕失許用此密疏以聞公
亦典焉當時榮之是冬奉命持節冊趙王妃及封梁王
明年洪熙改元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俱支賜誥命贈公
父祖皆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祖妣為夫人加封母
太夫人贈故妻劉封繼室屠皆夫人明年春公以母老
首奏歸省仁宗可之命給駟以往賜賚甚厚皇上嗣位

公丁內艱特詔起復命為樞密官纂修兩朝實錄已而
持節往寧夏冊封安化真寧二王妃所過閱兵民休戚
還奏上嘉納之庚戌兩朝實錄成賜鞍馬白金文綺金
織襲衣賜宴于中府是冬扈從延邊至宣府而還明
年秋疾作上帝醫診視賜葯物至冬疾劇少傅楊公
與余往候問公言死無足惜但愧無以報朝廷益生民
家人有請祈懇于子者公曰此君子所恥言及耳有問
竟不答卒之日實宣德辛亥十二月辛未也享年六十
有四訃聞上為之嗟悼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命有

司製棺遺礼部尚書胡濙祭之給舟車歸其喪為造坟
塋恩至厚矣其子昭伯將以某年某日塋公于某里某
山之原而以碑銘為請余與公同年官處禁林三十餘
年出則鞿鑣入則同席雖親兄弟不過是也自公之歿
痛傷于懷不能自釋銘奚可辭惟公孝友謙恭沉實和
易樂善汎愛出乎天性其學問淹貫文章豐暢為人所
愛重凡三扈從往來兩京五從北征沙漠執筆從事於
行陣之間乘危涉險未嘗以勞動為言其在朝廷動則
進止皆有常度論思獻納多所裨益是以歷事累朝荐

膺寵任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名其燕休之。所曰退
菴可謂得大臣之体矣是其樹碑墓道以垂不朽銘曰
天啟皇明文運昭宣輔贊至理必多俊賢顯：全氏世
業以儒善積有源慶澤乃敷惟公之生天資挺秀群經
子史靡不博究即擢科給事廷陞太宗右文憲渥荐至
擢實禁林從容宥密克副淵衷屢進華秩于狩于征公
罔不從恪動夙夜不有其躬仁宗嗣位簡賢任舊爵位
日崇寵眷弥厚皇上繼統倚毗益隆公未幾期遽以云
終爰錫褒命贈官贈謚喪葬百需罔不具備恩榮終始

惟公克全播美揚休孰與比肩高坟哉：神道有石
刻篆銘詩垂輝無極

故榮祿大夫少師兼吏部尚書贈特光祿大夫

太師謚忠定塞公神道碑銘

楊文敏

天眷我皇明誕啓文明之運必篤生弥綸叅贊之臣
相與協恭和衷用臻于治揆之西蜀塞公際見之矣
公世家重慶之巴邑曾祖繼祖：均壽考源斌以公
貴累贈封至榮祿大夫少師兼吏部尚書曾祖妣牟
祖妣雍妣胡繼羅俱一品夫人公生而穎異首骨隆

起風鑑者咸稱為國器及就學日記百言郡守貳奇
之選補郡庠生學業大進尋領鄉舉登洪武乙丑進
士第授中書舍人初名瑤字宜之聞繼母喪請守制
太祖高皇帝因問曰得非蹇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
對帝嘉其篤實因更名曰義御書義字賜之建文時
擢吏部右侍郎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尋
陞尚書永樂甲申兼詹事府詹事戊子命兼輔皇太
孫己丑大駕巡幸北京留輔皇太子監國迨秩滿九
載賜璽書宴勞之公為宮僚長皇太子禮遇尤厚少

有疾輒遣人慰問嘗以公所居頗隘特命有司增建
所事每遇節日必賜宴飲賦詩寵異之己亥聞父喪
上及皇太子皆遣祭復賜教寬慰賻以白金褒事畢
即命復起復辛丑皇太子赴北京留公輔導皇太孫
尋侍從至北京奉命巡撫畿內明年還京甲辰秋仁
宗昭皇帝踐阼陞榮祿大夫少保兼吏部尚書食二
俸踰月陞少傅兼官如故賜冠服象笏玉帶尋陞少
師嘗賜繩愆糾繆銀章俾其有少匡正則封進之復
賜銀印一文曰蹇忠貞印并璽書備言公忠勤之實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以示褒宣忠宗皇帝嗣統命監修兩朝實錄宣德紀
元扈駕征武定州賜人口寶金銀綺丁未扈從廵邊
還上以公春秋既高且師保職惟寅亮詔輟公吏部
之務庚戌春兩朝實錄成賜鞍馬白金文綺先朝舊
臣惟公為首上深眷顧之嘗賜銀圖書忠厚寬弘賜
甲第于文明門之西北落成之日復賜宴器鈔幣凡
節日遣中官宴賜于家秩滿賜宴礼部降詔褒諭及
公誕辰賜廐馬鈔幣今皇帝即位賜賚厚公有心疾
至是復作上屢遣中官及太醫院各醫往視之復賜

羊酒及鈔以慰勉之明日疾劇公泣謂太監范安曰
義起自布衣荷列聖擢用無所補報今皇帝親新承
天統又不獲效忠沒有遺恨第自今願率由太祖皇
帝舊章庶幾天下生民受福復諭諸子孫和順孝敬恪
遵法度遂卒寔乙卯正月丁亥也訃聞上為悼念命
有司治喪塋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尚書如舊謚忠
定官其長子英尚寶司丞屬以國有大事停祭百日
後命礼部尚書胡濙諭祭之給舟車歸其喪公生元
至正癸卯十二月乙卯至是享年七十有三配加贈

至一品夫人繼張氏封一品夫人側室孔氏男四長
即英次子芸荃女二適馬俊李誠吳芳二女皆劉出
芸孔出荃張出洪熙時授尚寶司丞早卒孫男四霖
震雷露孫女一英奉柩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祔葬鄉
之先茔乃列附三代并公履履之詳徵予銘其墓道
之碑惟公稟含弘和厚之資出當重熙累洽之運迨
事列聖荐膺重託猷納匡翼功在國家天錫之壽衰
然為時無老元蓋蜀之山川清淑之氣鍾之哲人者自
尹吉甫佐周宣致中興之盛曠世鮮有其儔若公之

遭際事業聞望足以繼休聲于千載之下於乎盛哉予
與相知既久故予英之請不辭謹撫其蓋俾勒之石用
垂不朽銘曰天眷國家篤生才賢光輔至治天豈偶然
維公之生實鍾間氣時焉斯出遭遇盛世豈起自魏科
寓跡鳳池擢貳天官銓衡攸司紀元永樂為天官鄉繼
兼官僚荐荷寵榮洪熙更化倚注尤厚進秩三級厥績
斯茂迨及宣德寵優舊臣不煩以政左右日親嘉謀嘉猷
夙夕入告務底裨益執曰言菴玉色帶麻馬白金彩幣
寵賚自天惟德之惠祇承聖皇嗣位之初惟恪惟勤一

致自國惟公在廷五十餘年恩榮始終孰與比肩蜀山
蒼々川流洋洋公所存者山川之光

王俊伯墓表

吳寬

元入中國據之其末世政益弛俗益壞天下悉變于而
澆薄奢僭大抵與賈生之論秦者無異我太祖高皇帝
起而救之用重典以治頑民由舊政以修廢事一時口
口給心計號多才能雖多舉用輒見翦除其卒在位所
以輔世而長民者莫非質直悃悞之人而天下之俗遂
還于厚若故按察使其一人也公諱英字俊伯蘇之崑

山人初從鄉校貢入太學以諸生選授監察御史久之
高皇帝以公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而大書敦厚王英
四字揭于殿柱以勵百官當時朝士以罪去者比々而
憲臣尤甚公獨以秩滿陞刑部郎中俄出知寧海縣蓋
欲以民事試之也及太宗文皇帝嗣位知公名召還復
郎中尋擢陝西按察使丁內艱服除改山西秩仍命治
陝已而得代還行至泗州疾作而沒享年六十三公立
朝守正不阿旦夕兢々謹畏每頌其妻子曰吾以身許
國其勿以死生為意但吾獲死于正足矣乃絕不問家

事而時具疏有所建白上知其忠直也多嘉納之然疏入輒毀其藁人不得而不知也及長臬司務以簡靜為治獄至而決雖不為強辨深文而巨奸宿蠹恐懼首服不能隱其罪至待寮友和而正寬而有容凡所設施人皆取以為法固有千里之外聞公之名而感慕者公平生不立穀倉居官凡四十年得其事行蓋君此然足以見公之為人矣王之先在宋有左朝請大夫葆以忠純文雅稱于時周益公實為文誌其墓子孫累世以儒素相承至公遭時始復仕公初娶何氏崑山令平之女繼

娶閻氏子男三人曰寧曰安曰定女三人其一嫁同里朱輝孫男三人曰某早卒曰成憲曰成章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公沒于永樂二十年四月十九日以其年十月六日塋于馬鞍山先塋後六十餘年成憲官京師以予有鄉里斯文之好持公墓銘且別具後狀請予文表墓予覩國初多鉅人長者知漢之石建周仁張歐輩豈惟有益于時用能保其身全其家傳其子孫其淳厚之風遠矣公既其人迨去世已久凡典之處者猶不能忘故靖遠伯王公驥剛毅少容以其公舊寮也追念之不置

明文海
卷之五
七
嘗致手札問訊其妻子所以周卹之者甚厚葉文莊公
於公為鄉後輩拜公遺像贊之為名賢而至于今邑人
尚能談其居鄉里時一二事曰公一日行道傍有負甕
者擠公墮水中怡然攝衣而歸他日復遇于道其人知
為公也棄所負而走公使人追還之常服入吳市門時
適有鞞禁門者執公為庶民宜有罰公笑曰吾官人也
門者不信取冠服之示始釋其縛公亦不怒邑令盛設
酒饌邀公辭之竟赴隣翁飯或怪之公曰鄰翁貧治具
不若邑令之易且府官吾可輕入其門耶蓋公平日未

嘗有私謁至人有私事干者輒遜謝之曰吾不能爾其
他事大率如此益可以見公之為人也故書以繫之

陳直夫墓銘 李東陽

吾友陳君直夫舉進士拜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三年
丁外艱服闋改陝西道又三年丁內艱再改河南道皆
在南京遷江西按察使僉事二年致仕歸十餘年南京
兵部尚書張公悅薦其志行可大用乃起為福建僉事
督屯田又二年復乞致仕時倪文毅公為吏部尚書特
擢為河南副使都御史林君俊舉以自代不果又再乞

致仕巡撫都御史孫君需請留之巡按諸御史交荐之
之又二年竟致仕去君子觀其進退之際可以知其
人矣直夫鯁介寡合雖生長都會而有山林性氣不
能與物湛浮遇節義廉潔士傾心嚮慕稍不合輒
感頰而起若將浼乎其身家素窶奉親志養常俸
外一無所取居喪非義賻輒辭弗受屏居舊鄉去
府治遠足不至公室人以請託至必峻却之久亦
無復至者惟是兩兄嫁其女撫妻之孤弟建祠堂
以合族他無所好非所當赴雖故舊強之不屈也
其莅官政務公與慎在南臺力操風

紀嘗上疏請止中官取花木採言事之不得其戒者
在江西持法甚謹在福建清屯田在河南賑飢民
皆悉心綜治不竒應故事領其所拂意者恒多雖
黽勉就戒而志常在退其去也蓋有遺用焉若其
經業精貫博涉史籍使得當督學之任必大有興
作世之用違其才每如此是豈獨為直夫歟然直
夫之自處則可謂不失也已直夫諱壯自號古迂
浙之山陰人祖諱珪坐累戍交趾內徙京衛考
諱簡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妣徐氏封太孺人子三
曰欽鑿鑿女三長適周禔次適趙文學次許

嫁祁綱孫亦三日沆瀣潔女孫四長許嫁施綽直夫正生
統丁巳其舉進士以天順甲申卒以弘治甲子十一月
十三日乙丑某月某日葬黃龍尖山之原予與直夫同
京產又同第甲雅相知厚予久叨仕籍直夫每致書札
無一褒譽語至相稱謂雖老必以字未嘗效時俗舉爵
號故銘予直夫亦以字庶其有知尚能諒予且以為其
子終治命云銘曰抗世孤立不西以東孰得之恒以與
終始衆閔而驚我君弗听行我者天歲我在躬縱不大
施弗喪厥衷吁嗟直夫其古人之風乎

郭君墓表 李東陽

成化乙未春二月辛午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卒戶部
郎中李君漢章君知己也狀君行以授其子仁俾乞予
表墓仁既歸以其年四月丁酉塋君城武社村先墓比復
走京師來徵文而李君為速予曰不致予既哀仁之孤
又感于李君交友之誼乃為之辭曰君諱璽字文瑞姓
郭氏究之武城人譜逸不可考由君以上得三世曰曾
祖諱彥礼祖諱昇父諱浩贈德郎兵部武庫主事嫡母
劉母賈皆贈安人君少失怙養母甚孝事諸兄謹與人

不易合負意氣勤學問學成舉天順甲申進士奉詔入
翰為庶吉士拜工部營繕主事風岸卓、監局諸工椽
多出入曹省無所憚至相與抗礼君坐治事有譟于側
者君執而答之其人有所愬中君以法竟下詔獄坐贖
入皆危君、固自若也成化丁亥丁賈安之憂去庚寅
改兵部武庫主事會武選員外郎闕吏部謂非彊有力
者弗任乃擢補君、家無私謁曹事有不能決者往、
以一言定之入服其能甲午君得疾冬益劇乃上疏乞
歸命未下而卒年四十有一配劉安人生二子仁任側

室崔生一子儒卒之日家無餘貲鬻舍償券而後返葬
自公卿而下知君者皆嗟悼不置云夫材與氣二者恒
為相用然論士者必先氣而後材故雖有庖丁之及郢
人之斤者非其氣足以蓋物未必不斂手縮臂趨趨而
自失其固不能者弗論也郭君平居論洵、無諂辭佞
色居官未嘗意所事其所奮激雖橫罹刑罰不少挫故
臨事處賊皆能有以自遂其勝于脂韋要腕視人之顏
色以為進退者亦遠矣使天假之年君又克拓之不暇
其所建立固可限者哉初君居翰林而志在曹署既得

劇地乃日以益顯向使君局文章又蚤死豈得遽以自見稱良吏若是籍也嗚呼予固歎夫完材者苟處非其職鮮有能盡其用者也天既具材負氣且得官以為用而又不得盡以死士之用于世亦甚難矣我初予與同為庶吉士者十有八人其既者河南杜大勉大興王器之及君為三人大勉在翰林輒病歸卒于家予知弗能詳大抵朴厚士也器之子同學生其人篤厚和易而中介之有分別勃然嚮于義拜南京戶部主事卒于官昔王荆公表征處士墓及其友二人况三君者皆同仕有名籍誠不宜使沒之故予因郭君附論之君而有知其不以予言為然者吾勿信也

韓蓮峯墓碑 王九思

黃河太華之間有賢大夫蓮峯先生卒其子儀封知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郎邦靖國子監生邦翊卜葬朝邑南陽洪之原而太史呂子纂述令德播為嘉銘納諸玄室矣惟是墓道之碑有闕無以崇親表賢別貴賤之等而詔來裔示後世于是謀之九思九思少時習聞我先君言先生才氣古豪傑茂以過也死治中

明文海
卷四十七
幸謁拜京師而先生往時教授華山下而受經之後尊而仰之也是故稱蓮峯先生云先生諱紹宗字裕後同州朝邑人也蓋姓韓氏先生未晬而孤三歲而有智八歲行墮落河水下一巨挾之出無恙十歲讀書日記千言蓋受尚書武清令倫所武清令倫者先生之叔父也精通尚書以此盡傳其秘十六而為學官子弟副使伍公見其文竒甚愛之呼之曰韓生當此之時故三秦士無不推先韓生者本副使伍公延譽之力也二十三舉鄉試試進士乃不中而歸乃就華山雲臺觀授經三年士遠

近至者蓋門下多文武之才而又浮渭而西畢登郢上郢城覽終南太白之勝又西至岐山之陽陳倉之口所至士多從之遊而文日益壯蓋二十七而舉進士云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主事五年而遷四川員外郎其年再遷郎中復山東司而雲南廣東二司者事劇甚部尚書特委攝焉然又或攝他司而終始刑部凡九年其所聽斷平反者甚多蓋數十百事不盡書其大者都指揮王章者之守備真定也蓋橫甚虎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忠劾奏章亦誣奏御史郎中往勘而章恃其

有內侍出謁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鞭之道上三十
遂按其罪免官當是時真定知府者亦有內侍而入謁
甚倨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狀死罪幸使君
寬之不可竟奏抵于法太監石岩者鎮守大同而都御
史許進為巡撫惡之西家相許奏奏下給事中御史同
郎中往勘往勘而岩罪有端而許公無何給事中御史
以為亦宜微入許公以塞口郎中曰天乎乃有在人罪
而避已禍者固不肯獄成岩深疾之舍給事中御史
不奏郎中言郎中党都御史罪我于天子震怒逮繫

郎中而遣他官往勘則許公左遷矣郎中竟亦無罪當
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與遊者皆貴近用事有氣力
者侯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奏北闕下郎中按問而
侯贓以巨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法天子不可如
是者三而是彭公詔為尚書曰郎中力窮矣乃自具
奏以唐事為比語在墓誌語中然不竟罪侯者諸客之
力也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而稱曰門僧一日
某伯者出而僧正衝其前導捷僧倚梁昉奏伯繫獄
而自從昉匿不出也郎中追出之抵罰而京師為之語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李元吉 李元吉 李元吉
曰伯繫獄僧入窟掘逃僧韓郎中頃之又有樊舉人者
事攀舉人蓋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侯貴振天下而
其人負勢以逞謂無柰我何蓋勲戚貴臣一切奏狀皆
出其手然駕空亡事實至是奏下郎中郎中具知而詰
其主奏者勲臣曰誰能為此奏乃具以實對曰樊舉人
為此奏乎是攝樊舉人是時樊舉人匿壽寧侯所甚深
乃百計出之出之而下獄數日矣乃郎中一旦出門見
地上一奏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
死不可郎中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為書也詰之果服同寮

咸謂此畏答誣服耳何乃自為此郎中呼樊舉人出使
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寮驚問曰何乃自為此對
曰韓公非可搖動以勢斬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
幾生我耳郎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戍遼東云
而壽寧侯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朝審囚徒中有亂義
男婦者死冢宰三原王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
能對郎中前對曰義男犯其父與生男同科有之乎冢
宰曰然則亂義男婦者獨柰何弗死也冢宰雅知郎
中乃愈益重之遂欲起拜異寺以風厲部署會大理寺

承缺員擬遷郎中而員外郎嘉慶者蜀人也英郎中有
郟乃以他事奏使下獄而主問者御史又故為稽留以
故不果遷其後遷為福建按察副使副使既至而都御
史左遷者魏叅政子捷入市中適過見之怒攝叅政子
魏叅政惧暮夜令其子亡匿歸未幾而鎮守陳太監者
其舍人辟奪屠者肉市中捕獲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
不可得吏捕之急太監怒呼諸舍人者出數之曰此新
韓副使也若等不聞之邪且若等何如魏叅政子遂送
抵罪而後又有鎮守鄧太監者無故笞一吏死吏舍人

許之按察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副使問而
太監者盛具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副使于他事則答
于死吏則或答或不答笑因以困鄧既出召衛指揮至
而曰往時太監答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衛卒其急捕之
來不即勿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為太監謀者令行杖
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答吏死又令太監多予吏舍人者
全而教言吏實實疾死非受答死于是御史下按察使
而太監遂無事然終以此嘍副使也其後副使代管海
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覘知此隙謾為書與捕者因

明效海
奏事
誤遺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我矣太監得書即以
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珊為都御史知副使而署
奏上聞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書之弟而受賕事竟
人多不敢問之罷之又通判湯琮者嘗為吏部甚辨有
口而與知縣高遷相許奏詞連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
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中郎中至而獄久不決而決于
副使而湯琮高遷皆逸官罷其在福建凡七年而郡縣
吏以法問罷及所聽斷平反者又甚多亦不盡書亦書
其大者如此副使嘗蒞福寧道而三年不代者蓋難其

人僉事王公寅自請代之代之而神形瘁矣問下人曰
我孰與韓使君下人曰無忝顧韓使君微閒暇耳僉事
投筆笑曰幸甚誠如是足矣邦人聞之曰往年石改布
與副使分治雙門河也而才智弗逮也慙憤病幾死乃
今僉事來代副使乃又殊瘦矣其後僉事至工部事郎
終畏副使巡按御史四人者相繼論薦不次擢用吏部
亦屢擬按察使皆不果尋以母喪去歸會朝覲黜陟幽
明而給事中許某者嘗以舉人授按察使深為姦利
副使聞之立叱出使去有此隙乃籍鄧太監言受盜金

事劾羅罷副使十餘年而黃君河清者亦聞人在吏部
 復荐起副使又不果而副使之子邦奇為吏部主事乃
 陟封中憲大夫云而又餘十年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一
 日以疾卒所與識者遠邇嗟歎皆傷曰乎蓬峯先生已
 矣有流涕者其癸則是年七月十八日蓋壽六十八歲
 先生為郎中時得贈其父顯如子官母張氏封太宜人
 而太宜人之貞節則又嘗被旌也先生傷贈君之弗逮
 也而所以事太宜人也者蓋甚至太宜人病嘗失明醫
 藥無所不致至愈先生夜不籲天為祝拜甚苦一日有

醫從外来自言我能愈請鍼之鍼之果愈已忽不見蓋
 神醫云此與墮冰而神挾出者皆世俗而耳目不聞觀
 甚怪異希有之事縉紳學士亦往不所不道然先生之
 直節正氣動天地昭日月格鬼神固宜有之乃獨不幸
 而為人所譏沮擯斥老岩石死不究其用斯固烈士志
 士所為痛心而搥腕長太息焉至其子僉事員外郎又
 皆以直廢銘曰韓以國氏肇自叔虞其來徐不馮翊是
 居於維遐我鼻公三子罹世知燬二叔辟地伯氏捷止
 伯有曾孫桓不其武翱翔于元金牌萬戶於維休我萬

九之裔五世之名贈君個儻莫我敢陵八齡剖在豁虎
辟鋒竭力所天輸儲于公於維列茲贈君過謝其澤孔
覃忠孝之委先生是堪先生我萬夫之望孰稱爾諄
以蹶爾行尔後奕々既熾而昌於維丕武太華以北在
河之暝鬱為茂林先生之阡于維人斯尚式旃武

彭君墓表羅玘

弘治十四年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江西提舉副使邵君
屬饒守李君貳守鮑君介何生徐生走南城抵予室命
表故監察御史彭君之墓且曰君里世他行墓所歲日

月有編修程正之誌銘在惟君貞臣臣行首貞願表于
其墓告來者為饒士世勸予既泣々已思邵為戶部時
常別白時之忠佞若涇渭然至君則曰此所謂渭也至
其指為涇者則又若仇敵不少貸今茲果然既又思君
平時言笑嘻嘻劇飲歌呼遇人無爾汝見其肺肝無畝
畝域坦々夷々人或易之予獨曰是非其性要有蘊籍
耳成化末同舉進士日益追逐相唯諾見時有附閹貴
驟至要樞者有苞苴徑內降補官者謂曰是不可鉗之
于市邪至襍他年則竟日寂無所指斥者予于是益覘

君弘治改元之明年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巡京城之內外
 暨近畿橫亘數百里襍北營也歲朔風塵起胡騎彎弓
 掠入道上事洩索急則板戚里閹奴為援區優伶家為
 恒君每得其机牙發之奇中人驚為神始及覲悚息用
 用荐出巡湖之盜法予時奔先君之喪過之湖之人曰
 是御史公高灶其兩德之又曰是御史不可干以私六
 貴人助富人奪人妻弗能得予喜曰是將蕪然矣予免
 喪至闕則弘治之六年也禱祠事興上非其好也乃閹
 之點請入之自擅眉目標榜鼓其幻後日食于大官不

嫌又假供養莊嚴糜耗百貨延于大農之錢方酣君時
 監光祿寺事奮曰吾不能嘿以苟活刑時日至于大
 官雖重得禍萬無恨明日疏入謂宜一切罷革儲待之
 以變仙釋幻惑其道左且不相語觸諱忌辟閹街而持
 之遂下君錦衣獄奉朝震駭莫不服君之忠而危其禍
 英國張公獨首白辨君無罪宜貫諸大臣助之上意乃
 解然猶編管編^邊之隆慶衛伍在伍惟以母老羈京邸為
 憂明年詔釋歸養其母吏部尚書王公建議起君行召
 君矣而母孀人歿未及葬君亦歿逾年一子希龍又

明文海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一
歿天下莫不悲其禍之烈既又莫不惜其不及召且大
用以沛其施且惟帝龍遺腹子天錫其嗣方三也節於
呼天難謀斯人事之入于無窮其不可知其穹碑大隧
之加于斯有也抑榛莽之蔽狐狸之窟而或夷而為墟
蹊坎竇亦有也甚而陵谷之迭典為變亦有也况于莽
墓乎則夫貞臣者固世倚以為重而亦其身之有不必
毘敬然君之字書與夫歌詩襍著天下莫不存君之名
內自六宮外重暨暨彛海裔莫不聞史氏當不有遺也而
邵君又率其屬為君世世之托君其可以無憾而安於

此惟予弗任厥職亦惟曰祇服邵君之役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二十

名臣

龐原化墓銘 夏錕

公諱泮字元化別號芹齋由縣學生中成化丁酉鄉試
登甲辰二甲進士第簡授工科給事中稍遷刑科給事
中公在諫司久而又事無不言扶理善類五沮格倖進
一斤賤異教妄術三災傷二節罷好玩二戚里一出身

與中官為敵怨二凡十有六疏可考悉有頭尾每一疏入眾邀、危公雖長貳皆以為可不必言者公自不能止若責獨在我又如論駁反活及一事聯名為副從尚多未計所幸遭遇先帝仁明間多報可即有未合亦不過詔獄一旨戊午陞福建右叅政近年大理之貳以待科道之交次者公兩擬大理丞于南京皆無成福建亦再上乃得公在閩分守漳泉興福先是福安縣庫被掠縣官利在得盜雜捕平民二十人趣斃之公至及活者三人權其罪盡紕知縣丞簿既而以才力搃督糧事卒

酉當入覲李布政適病歿公次當行檢李篋中得銀一千四百兩辭不取曰朝覲人事書一部足矣宋儒黃勉齋故宅為中貴香火院公毀之改弥陀堂為弥高以祀勉齋壬戌補河南右布政司首革鎮守太監劉瑯及馬尚書家私役錢銀以兩計日省三四十駕帖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司禮太監李榮索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土產官取之民、無以應則累及冢墓卒不與甲子轉左廣西未幾思恩土官有為叛謀調發旁午及其成績公寔一書諭止之乙丑用病歸御史何道亨給事中戴宝

之詩交章由公不顧也既歸詩酒親舊十有二年而卒
則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也得年六十有七其先年襄德
公之裔至隋有諱王者仕唐為提管十三世曰正己宋
大中祥符間為天台尉遂家焉高祖伯靜號石湖居士
曾祖叔圭有士行洪武中辟不起祖諱瑞父諱計贈工
科給事中母烏氏曹氏贈太孺人娶泉井蔣氏有淑行
先卒贈孺人繼李氏子男一日櫟縣李生女二俱適名
家孫男二曰蓀曰護公平居坦易遇事振發斬絕不為
左右顧視分所當行貪若嗜欲挈利害而趨之不可扼

挽予年十七八總少知趨向口不為常見語常為公奉
前人之言曰秦檜秉政三十年只成就得一個胡邦衡
公曰吾輩耳中不可無此詩論議夫言必先有之不然
安望其相入如此也乃今日益驗公卒之明年櫟卜以
某月某日合葬公于縣西芝山之原手錄公歷官行寔
請銘墓中予不得辭公嘗評吾文曰如吾所見子之文
比于韓柳氏更若理到雖推許過寔要為不薄吾文也
况櫟又以為言銘固吾責也公在官手不離卷帙發為
詩文視其為人有諫垣薇垣歸田三稿寵嘉錄名臣論畧若

于卷藏于家或曰前所奉十六疏者若又出姓名指列某事以為後信可予予曰得暢御史亨與浙江鎮守張太監訐奏一山東副使楊茂元言觸時忌幾死二刑部郎中丁哲斷事橫下詔獄三武崗知州劉遜見梅藩府四中官何文鼎言家法忤旨五威寧伯王越營求再入六戒璇乘轎七濫度八燒丹禁中九京師夫水十陝西旱乾十一內監請備元宵燈料十二傳取奉銅鼓十三侯伯周或張鶴齡縱奴殺人十四論置蔣琮于法十五教李廣十死十六當暢張梅訐時適有知名已歿

大臣視事兩浙反若有助張者并出之非止以見公之難亦使居位者知謹于未成之前於戲有如公者誠不敢不表而益著之銘曰志則難于奉世嘻、蹇、匪躬臣寔以之若錮臣心山石可移虎豹食牛視其兒時所乏矯、亦有自持公一不少氣隘殿蟬喘、小夫便汗弗交石不能言我為之詞百世而下銘公者誰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墓誌 崔銑

公諱惟聰字自愚河南杞人也生而異狀顧首豐背厚面腰腹方濶身長七尺力奉千斤望之竝然躍馬擊

劍僕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趨義若奔甘淡服勤避污如
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室空習劍懸枕作壘為
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成化己酉奉于鄉後屢上
春官或獨行無僕荷杖跨驢惡少駭散丙午選邳州知
州河瀦荒田公相地勢之宜走潦開渠抽棘辟畝歲入
倍常流民復業蝗不至境上官驗而稱之弘治壬子河
決黃陵治河大夫劉忠宣取公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
卷埽法蓋先于岸上作臺後密置刃木于下背環繫索
臺上作埽堅築之長七十丈高二丈乃抽木下埽于水

其激流則并下二埽又以草束土密其隙河遂東注不
溢作堤延袤六百里公以四十日成均分合工毋敢買
佚奏功晉工部都水郎中改繕部采木湖南庚申壯兵
大入侵大同兵敗死晉公山西按察副使大同兵備
公比伍閱精十抽一拔制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
執器不强未能挑牌防矢戰車立藩晝則治武夜則固
壘旂鼓號令聽聞相辨自率三千與同辛苦又修邊城
續斷刻複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墩中舍小墩
或三大墩守兵五十人小六得半由是士躍馬騰烽燧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百四十八 五
不卒又三年改山東副使管遼陽屯田公又悉究病源
捫奪權貴皆受約束並邊廢田益市牛耕鑄鑄鈔銀刷
給農之弗能自具者丁壯興厲歲益田若干頃造冊送
府恐防射沒皆公自畫疆界手竿尺寸又欲倣古井田
溝遂畝澮暇則便耕作警則阻馳驟值改官不果正德
丙寅又以急命往宣府飭兵畏而不敢至公年七十致
仕杞人陳子乙曰公之善兵備也有四德焉誠使人樂
死也義使人生勇也明斷使人不貳也清儉使人息競
也公好農居常出入阡陌時力美稼仕則卒而施之不

治賁觀不務苟成懇之截之既竭聿績惡闖人之毒民
每却漁取治河時李興列其名受上賞固求削之在遼
東抑沮朱秀乃賄逆瑾矯命下詔獄罰五百粟輸大
同公之子倬置其三弟俱從公出戰編行伍間倬以
勇力好義上官令督盜河南擒獲奇畧可載之史倬之
璧舉進士淳寔能文將大李氏之績而蘊者詞曰唐
士三足宣國宏猶惟食惟兵惟才則修之食伊何服功
猷畝裝溉既時獲積孔阜修兵伊何飭度于戎欲勇可
賈惟餽是充毅之先生之我南杞經畧夙成章句寔鄙

治經獻策際我朋良載予伏劍克彼陸梁辟田種杭隄
障陂藪澌者惠尚傳民口引長接短肅隊䟽行翼
者律何戰不戢予維李公厥才孔有為國長城為民慈
毋拂衣歸來彈缺長歌河濱釣石塞上干戈土墻及肩
糲餐入口試吐厥奇填茲宇宙銑也先公及公同升惟
公雄名聞自過庭銑晚入朝公孫作友文茲玄石期垂
永久

田汝耜志 崔銑

君諱汝耜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

與予同舉遂業太學勤父博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
伯循稱之曰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溫乙丑
又同與舉進士已以歸服除授行人選中給事中是時
劉瑾竊政瑾誅閹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官惟附權潤已
勤父挺立其間絕請謁攻詞賦予既交舊而雅好何舍
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劍
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款殺身
無益章主之暴嗟予嗟予迺與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
山餓夫也然勤父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直端揆虛

位爭進者類禦徒然勤父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寺遭旨斥然不褫職又劾武帥時源恃功淫從遷江西提李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諛恣尚請託提李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叟謹徑去善宦者先陰訪衆議叅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列行史記往以奉業譽者勤父病其腐置下列又遵勅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逸士某俱上疏荐又劾知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

共升謗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謗起共欲搯入不測淵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者古所謂因貶見褒者歟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獄清屯田修水利權庾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四十五年既還汴力田養杜門讀書誦穀琅之聞戶外病六經庸李傳注紛如靡統字稱句品思纂輯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暨古文集若干卷勤父母魏氏兩娶俱陶氏女子一人惟屏女適李萃與徐夢前陶一女適和顏葵以丙申月日勤父受行人在正德戊辰選給事中在己巳

治刑科遷江西在癸酉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丑二月
 遷湖廣在己卯閱四歲歸嘉靖癸巳三月二日卒勤父
 閑居維十有二年銘曰潔行而剛攻辭而章杓鑿戾只
 揆義奚坊彼精斯裨一槩而量返服水南樂此洋洋伊
 誰進賢休以君衰歲云趣矣孰訊彼蒼維壽弗長維聞
 仰、維河湯、維文之昌

中憲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趙公墓誌銘

趙貞吉

公諱某字中甫世居嘉州之犍為縣高祖永、生陽衢
 陽衢生俊、生贈廣南府知府諱天祿公之父也妣贈

恭人郭氏公生而奇貌少未知書間至江工部使者甚
 愛幸載去勸力孝受春秋名家正德丁卯荐于鄉庚辰
 謁選領耀州嘉靖乙酉以能調乾州破賊以憂去服起
 補商州卒卯入南中清大理戎事乙未付公懷沙地居
 懷沙七年地得復稱廣南府完入職方不毀棄使者致
 上不已以壬寅三月年六十七卒于官距乾州破賊凡
 十九年于是公之子正孝入主文選事皆班、稱說公
 事矣而公適卒初乾賊樊紳為省中小掾有反相藩伯
 誤禮異之民漸指目紳、稍以術聳眾久迺割布書約

法以弭窺隱占官搖蕩遠近斬刈期出死力者無筭
前守憐慮死計免去公至密令調者養乞兒數十刺賊
內備審較外佯示不理乙酉九月難作。公誓眾登城
按籍傳定旂幟器械甲士俄頃就列無譁者密刑布賊
內偵者五十人賊初不虞州之眾整也又見別者大沮
城上天石雨下賊殊死不能近退保楊干村疑幟四起
發伏城中鼓譟蹂之賊大敗走卒擒紳散其党收賊之
燼撲之不以煩于人監司掠功迺棄去不辯頃之又撫
定廣南矣廣南地接交趾宋狄青殺儂智高故處儂遠

孽入國初為土酋自分割居之知府阱視不敢入公受
命慨然曰烏有為天子土官寄命他地而可者固求入
是時有司按兵待討儂氏之亂皆危公行公入即諭見亂
首儂仕獬及獬孫承恩由數月盡得其情拘讒人跛西對
眾杖殺之曰吾今日除汝家禍本復汝祖孫矣急解劍
平壘謝過有司無煩大兵儂酋驚惧服公神泣謝不再
教罷廣南兵廣南人稽顙由公。曰教百年無廣南知
府視豪事今露宿州昧奈何由我諸酋率伐木運石立
署求諸公。雅意欲由居耳乘快當之傍無了僮夷人

爭聚米居暮年板屋鱗次公漸儲貯築鑿出太祖條約
摩諸夷漸採抹之收豪勁廝隸近之取其子弟束其髮
耳以書語四年得編戶四十八里土酋利公鎮土舍人
利公約其長夷人利公約其長夷人利公在無橫罹討
罰與俱焚也蓋七年而庶務畢興還國初舊物公在廣
南初助破龍的再擒儂寬威震思懷居至五年天子嘉
其勞誥贈其父母及其配交趾受成例賜白金文綺某
少試藝即知稱說公乾州事聞公荷甲七日白束單皆
赭心竊悲壯公及仕于朝稍談說公之守廣南惜公

事不煒燁著稱于今也已而召為天子園御漸著稱將
大用矣而公又卒公忠勇沉深慮中机宜諸魁壘立事
不止此耳狀稱公在耀州招流民增戶墾田賊循山陽
不敢入其境拒勢鬪變嫁娶俗與朱裳並稱清吏商州
故有礦賊鋒銳甚當事避之公初至集民兵斷其餉道
先馳以散賊焚廬帳急走避養老訓士鋤豪如耀之操
二州獲芝十數本麥禾實穗者無數虎傷人公文檄之
虎自售死蝗鼠雷雨成異矣入大理封點蒼山還軍官
冒破數萬金提去就與撫巡官爭大義裹藥入蛮鄉勘

獄揮金而獄決重獄最纏結者聽公言皆泣下輸情去
 則祀公以忠信試素矣不獨入廣南也公居則孝友
 廉恤士行卓然出則喜奇節而終其身遇皆盤錯嗚乎
 士得其一節足以自樹况其多若是乎狀作于成都劉
 諫議大直劉君與予皆喜談述公事云公配江氏封恭
 人生五子長正吉國子生次正言次即正季敦道而經
 世次正心季生次正庚正言早卒女長適安元甫次適
 車純季聘徐祉孫男五人孫女四人卜以卒之年十二
 月庚寅葬金華山陽從先兆也初公與安磐徐文華程

啟克宿進張鵬相望號嘉州名士故婚其亂好以終老
 銘曰嗚乎監罔不躬予言靡同公流無窮

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丘公神道碑 趙貞吉

僉都御史集齋丘公以巡撫四川調江西辭代歸卒三
 十年矣初公之嗣維禎持孫太史陞之作狀求張大司
 馬公經之墓誌銘而遵嚴王先生慎中為之傳以襄公
 事備矣已而禎沒其弟維棻代祀事棻當公沒時甚幼
 復以文光于前人今年類公之稟數十卷載三先生之
 文作長牘道往事介于方伯象川林公以抵予略曰亡

兄所以不朽先子者三先生之文也而三先^生之文皆以翁為質焉翁歷試久又嘗坐政事收用天下才望應知人才之難而立事者之不易也先子之事殆未肯以久而忘耶敢借寵于林君而徵幸于翁之門倘得神道碑成以卒七兄業而安先子靈于無窮豈止孤兒之幸將丘之孫子百世皆賴焉予初讀為之哽咽嘆曰噫集齋有子矣初公之入蜀也予以謁告家居聞公單車御兩僕至境上一僕索一小吏脯炙食之即朴殺僕而焚棄之于時澄清之氣搖動岷蔡羣吏墨者解綬去隨者振

衣彈冠新耳目以待之公至日臺中積案充棟公命吏日持牛腰大數十束睨立而批駁之官吏軍伍之利害民情土俗之隱伏竇穴之翕閉齟齬之鴟縮孤蕝兔狡神狙鬼伏皆滅跡刮影電掃而霆擊之無異與遺類數月而庭無苗犢三川之外江瀘岷楚碕岩窟竹之民疾痛苦樂皆在鏡中况近密乎笠豕攘鴿之盜捋鬚弄筋之戲皆得其地所名姓記之而况于大猾子間與大吏議獄事必奉其初辭末貼中証旁縱之迹縷々如親為之于是直指奪氣而提刑避影官民畏公如張忠定之

初震疊也愛公如武侯之老撫綏也予起家過成都與
談信宿服其練達而諸不悅公者亦具見也無何調江
西而論者隨至有問予蜀事予曰丘公奉劾數一二耳
非難知者行當白矣白而公卒矣拭謂予為質即是時
也語具志狀中遵嚴王子傳曰公器識博達憂時疊
若不早逝則林見素胡靜菴彭幸菴之流也予亦以為
然或謂江西之調寔奪公蜀也夫省大使人不疑也所
代賢俾公不自疑也獵人蔽網之法也論者隨至搖兒
齒也縱犬法也三縱則懸獲而歸矣故知江西非公居

也公烏能為諸先達之勩予予曰時之利鈍何可論公
予獨重公之本立也公事父孝友于兄弟教于妻子周
恤于親友其行如此為御史劾近倖戚畹與議禮之臣
不附炙手之勢而憂。失散之才口誦心惟無時不在
于南徼西陲之外瘴烟蛮雨之中也其節如此固知士
尠有不立行于家而能著節于朝者公幼穎異十五輩
穀州郡為先達所重二十奉于鄉二十五為令有異政
殆獨授之致生有目來者與成此恢廓豈偶然哉或謂
蜀之治太猛夫捨墮極之罪而譙振奇之勞豈非助賊

之攻乎傳曰執未究之意以訾偏持不終之政以訕猛
是俾子產仲尼之獲罪于當年也公之論于是定矣詩
以誄之俾賦歌以祝公曰宋有人傑張復之才術可拔
雲中梯重趺所歷優于施西蜀多火疇救之公三來沃
清冷池梁岷高名在斯丘公後興五百期天子命保
蜀之釐卑車御僕九折馳寓書友人令其知行當俎豆
張君祠張君救火公治堤蟻宅剗竅無由疵手握疏鑿
堅縻剖導江排倒天風披孰謂烹鮮理棼絲天女巧乘
自憐持夜半忽改流黃机張君之功時與資公歸不來

止或尼五年始信成非遲公治蜀墮未及期別公一世
時易移英風錦水猶昔吹公之幼孤文已齊萬里弋取
予之辭空山高製錦城碑刺桐花樹班竹枝白日昭耀
清江涓誰起九原遵嶽思與公論世抒餘悲

刑部右侍郎楓潭萬公墓誌銘

王錫爵

故司寇楓潭萬公有子曰學憲君孝憲君與余同年舉
進士而余因得以通家子謁公于邸當是時第見公被
服雅素儀止朴謹相與退而憮然有從先進之思已歎
叩孝憲君所習于趨庭上下者則益嘆公玉表黃中不

名一德而世不能盡用亦不能盡知以為恨嗟乎公今
既往矣其用而不盡用者由之于其子若孫俎豆之于
民與社則已矣惟是蓋棺垂十年礼官僅得以故事為
請三品祭葬而公之姁行修能日亾日遠珥筆載記之
史徵之大同白簡寧復有揭日長于溷中識伯夷者哉
而乃今得鄧定宇少宰氏余嘗目少宰人中朗、擬
皮皆真其咳唾一出必傳、則自今所為公狀而公與
李憲君必欲余一言勒石涉江二千里介少宰書以請
其勤且鄭重如此固不得辭蓋公之先在宋建炎中有

處士某者自新建徙南昌之東溪五世以前始可譜公
之祖某父某母傅氏始以公貴得三品贈封公諱虞愷
字懋卿楓潭其號以嘉靖辛卯舉江西鄉試戊戌成進
士授無錫知縣政成名入為南京兵科給事中累遷山
東叅議福建副使貴州糧儲叅政湖廣按察司副使福
建右布政丁憂復補山東尋改山西左布政使擢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進右副都御史總理糧
儲尋以南京刑部侍郎改北致仕歸後若干年為萬曆
戊子六月十七日卒于家距其生正德乙丑三月十三

日蓋享年八十四矣公幼專為敏諸生酷貧帶經而鋤時從里閭長者誦李白鹿洞中歐文莊公一見竒之問君子無入不自得所得何事公應敬曰自得又何得也人以覘公終身奉術事業若懸契云始仕無錫故多富人善行財上下漏賦籍為奸吏苦其窟淺深不得問則往寄耳目于怨家部使者行縣輒以風刺取他事一入不得出公曰是皆不平夫富人貧人母也緩則使貧人代輸役急則四面設置投石而入之鴟鳩七子誰為厚薄父母之謂何矣會月朔晨朝三老出不意問大

姓主名具得隱占狀乃手自畫丁糧十徵冊令富人各以次差受繇無得脫者至其陰細過不輒發即不惜為上官前破嫌疏理時亦以此得忤而公侃侃自若也有簿某寔廉坐蜚語當去公忼慨率吏民爭之不能得乃辭其印綬置直指庭中拜且辭曰公即不聽令請行矣直指初怒卒斂容謝公簿亦竟全在南科數與守備內臣露章爭事謂營兵不當充私役又謂操江都御史每歲操故當與守備參伍列坐而武皇朝為權璫所抑宜如故便又奏革宣成以後冒功陞襲若干人而貴

倖側目矣會公復疏救失事憲臣性旨然僅奪俸猶幸肅
皇仁聖不輕以言罪人云此補外所至有教績其大者
救荒山東西能以便宜發倉粟及贖鍰貸民而山西飢
甚公拮据賑外具為貧宗叙支均祿法功尤著焉御史
有清軍福建者試問公軍何以清公曰夫明旨固曰清
軍不得益軍令一切汰去遠年耗伍覈寔上聞而軍清
矣御史遂以其事委公咄嗟而辦公又謂政先大体而
上官近喜用巧文新進吏日騷獄市民且重足以是御
史行部公即請自往代為讞決嘗一日而出福州久繫

囚五十餘人湖廣六十人乃其遇法必行如案致貴戚
之戚奪楚遼二藩所侵地歸民雖百日居間不能撓也
在山西有無賴宗人自號四天王者聚徒謀為亂部署
定矣公一日方坐有旋風觸楹忽心動曰是何祥也境
內得無有變試使人踪跡則亂者已絕城夜遁竟追殺
之散其党于是朝議以公有文武材既再入南京典兵
食則是時海上新中倭振武營新變公承其後日與大
司馬襄毅李公謀水軍非額設冗食者汰之營軍自倡
亂已誅外餘皆得公處給糧饌撫摩痛疾而安公又以

京商困和買秦復故條又上督儲便宜六事于是南京輓輸日至軍民相與立碑中和橋頌公之德焉時公已入仕二十餘年歷官皆遠徼而最後始以積薪久次由南刑部改北其冷吹疏步特立寡援幾為笑于天下然分宜之敗也其黨有同里而別籍在室而操戈者公獨持平語于向背反覆間或曰嚴世蕃且叛公曰世蕃不叛第其穢墨亂政自直一死不足更引他法以坐也嗟乎使皋陶秦當有易斯言者乎而言官會有所受遂深文擊去公矣夫公不幸生嚴氏鄉炎文炳蓬枲自不分

茵桂顧其生平一介之守垂橐而出垂橐而入此亦豈夜行鬼瞰日星視指所不及者今併此污公而公又長者然、受污以去痛乎鄧少宰之訟公寃也蓋儒者當息怨得失之交真器乃見而近乃有逐臣棄友一不快于公論則評語惡敬狼籍私史以公之處謗規焉而古今人情世道可概見已公為人敢言似真寡怨似厚不彫似樸忘机似通守謙似柔能斷似勇而一以李問融之門生子弟每見公終日靜翳小樓一榻中間而問起居上食公不時答、則語不及他占寒煖校晴陰而已

晚年讀圓覺金剛諸經有悟謂此即我儒無殺無臭註
疏然不輕為新李道聽者言獨父子自為師友而李憲
君未老倦遊日侍公左右為最得公斷輪言外之旨故
世稱豫章之李其灼然著盛者無慮數家而萬氏特以
挫鋒含茂無標號于天下參于遊道見謂不廣然政此
公所謂自得也夫自得則又何得哉知不知勿論矣子
某孫某以其年月日葬其處銘曰談李豫章譬之淵海
公默退藏以白受采竅于自得乃無不得夫惟卓尔知
損為益游刃之餘出入周行守官去官琴書在囊有碑

于途有祀于社一毀眾譽萬古不夜既偃經綸浮雲大
虛小樓一闌闔其如愚居不垣墻行不標幟八十四年
乘化而逝易賈之命還于性始是曰可成亦曰不灰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李士贈太子太保琢菴馮公墓誌銘

王錫爵

萬歷壬寅某月某日禮部尚書山東馮公以病乞歸至
十有五疏上不許三輔臣助為請不報癸卯三日公薨
上本欲大用公故重予公歸至是訃聞哀焉為贈太子
少保賜祭葬如例遣行人某護喪歸以某年月日葬于
某阡先是公將薨呼其同里吉士公君鶴而屬之曰子

為我狀誌墓必太倉王先生王先生知我其明月有寄
公手書教行與余訣者則屬續之前二日也夫公文章
事業滿天下何待余知惟公則寔知余、雖毫不文其
忍辭馮之先本臨朐人徙寔遠左公曾祖憲副公某始
復而士憲副公有子四人皆奉制科公祖為行人公惟
重早卒行人公子參政公子履以文武材名世則公父
也公母宋夫人姓公時大母蔣夫人夢一朱衣貴人當
戶自名韓琦遂以名公、幼穎絕人而嗜李甚苦常翳
燈帷中默誦竟夜惟恐父母知年若干奉山東鄉試丁

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余時司教習焉己卯授翰
林院編修辛巳直史館纂修大明會典尋授中貴人書
士千冊封代藩時參政公備兵雲中公頒冊竟服上使
衣拜舞庭下人皆榮之癸未充經筵講官丙戌同考會
試尋編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丁亥大明會典成陞侍
講賜銀幣掌文臣誥勅以尔雅擅一時戊子主考湖廣
己丑充經筵講官尋補日講官與交河余文恪公私計
謂講臣與上日隔徒屑、守訓誥無為也稍証引古今
政治得失真有所感動陞右春坊諭德辛卯主考順天

公兩主試事繙校無所避兩解首得之廢卷中皆海內名士所發策具官府大計劃至而有深憂讀者始以王佐期公壬辰主武奉會試癸巳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李士掌院事恭政公以盈滿為念遽乞致仕公隨請覲省上賜以白金文綺命乘傳歸而晨夕恭政公側洗腆上壽即有司干旄及門不數見也假滿更欲移病不許予寬假會廷推閣臣當事者以公望重越賢次推公假又滿適上允輔臣奏修國朝正史起公副總裁乙未陞禮部右侍郎而恭政公病戒不以聞于公比聞

疾且革矣遂一日三上疏乞歸并引請臣例請封父母得旨如所請疾馳四晝夜抵家拜恭政公于牀下泣致封誥又三日乃卒公嘗謂人生平榮遇偶惟是三日足當百年追維主恩未嘗不流涕也戊戌服除已亥以原官充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故事翰林佐吏部優游養望而已公獨慨然以人才為已任太宰李公折行輩下公凡公所詮品裁定際不復省畫諾而已一時吏治稱得人每月揭官俸最深者于壁以次推補即才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之後者不得踰營求之門杜焉

辛丑州計吏條教極詳而覈且請准京察例增浮躁一
款無際署所弛者為不及掩才士之長時論避之旋主
考會試時公初罷計億甚然卷必竟閱詭哀者不得參
文体為之一變無何文選郎中以推欽降官觸上怒公
為太宰具謝罪疏乞令該司落職供事上嘉其恭慎振
可十年以來聖怒發而復霽銓部之得所請者僅此而
已是時稅使橫甚頗侵黷陟權孫朝誣奏撫臣魏公允
貞公疏以百口保之得不問張忠論知縣韓薰當調高
案荐布政司某、寺可巡撫公力言其不可乃已李鳳

請為參隨官入賞加御公為移書陳大司徒止之士氣
倚公而振是秋三品考滿贈封蔭子如制進左侍郎協
理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旬日冊立詔下而公拜禮部尚
書先是公請建儲止鑛稅疏且數十上所以密贊宮庭
間更多苦心至是以大禮屬公大夫士咸欣、慶其遭
焉迫期司設傳經費不給公曰今日禮為重不可與爭
時公第戶部君瑗已輦遼餉四萬出都矣即追還給司
設而冊立行踰月皇太子冠上慈寧皇太后徽號明年
皇太子婚三大典皆成覃恩封三代皆尚書奪士而公

体且以積勞瘁矣踰年竟薨于官計公在禮部無幾何病居其九矣然所陳言疏皆手創先以詔令不信災沴頻仍請急罷礦稅徹中使不報則請姑以中使之良者易其中尤無良者語皆絕痛又請廣厲奪官嚴禁異說列十五款以正士趨修同姓諸王表月朔揭某府某爵應得之序以格額外之徵請者秦王由中尉繼國統令甲惟嫡子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久未生請先封庶長子郡王以待嫡公執謂此濫端不可啟屢奉旨趣議報終持不上有中使以監造乞易關防公弗給上至

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其執法不阿借如此壬寅歲猶手條上四方災異陳弭救之策凡數千言病且死命家人補綴舊牘上之比于尸諫即奄中與僚友昆季相決絕語惟報國之為憐、焉竟以是沒矣悲夫公孝以經世為主不喜為浮夸其籌邊料事如數一二卒士間有議開五臺礦稅濟邊者公遺書彼中撫臣云礦利甚細而開釁巨釁必自內啓後數年礦德果大擾寧夏亂卒江公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輕決河水苟善用間賊党行自潰後果如公言他策東倭之不果就封楊酋之必以

兵克皆驗而至其論則謂款不可驟罷宜以羈縻修戰
具征東事竣則謂當以倭遁論將士功不可更苛求其
持論平又如此每奏疏出人競傳錄大抵直如賈誼而
溫達如陸贄而約邈如蘓軾而吳滌語欲涕微言可思
尤善因事納忠要以迎上善机連引端類諷一而勸百
雖造膝末由或不能盡見施用而後世蓋臣良宰必有
取以為法者見朝士好爭論多異同歎曰夫先自積矣
安能禁上猜公事以國論秉之其私嫌則密為譬解苦
口而不居德使人意消故朝士類有仇有党而公獨中

立稱猶記余在事時公數密規余退而無後言即泰
交疏小酬羣小其端已自公發之凡公所為朋友補過
和合朝廷皆此類也居常曰處今之世論事當先急公
而後私事君當先勿欺而後犯但得寬一分即有一分
之益為一事即有一事之功識者以為知言公內行純
至事母夫人篤孝撫弟珂愛與兼教疾革時曰吾不沒
于婦人之手屬珂啟手足焉惠施宗党斥俸之半置義
田義孝為立族約諾葛太史妻子之托所以恤嫠教孤
無遺力為公童子師及有一日之知報之無不浮其恩

者尤喜獎成後進有寸長片善津之常不去口其家居時邑令吳君宗堯被逮公約士民送至濟上密為營救甚力令得不死甲午青大飢為出粟里中賴存活者甚眾癸巳兵部檄調青州兵征倭時公在京力爭青州兵但任城守不任戰得罷歸又入賦以道里費青民至今多有尸祝公者此于公為細行然可書嘗私按公始末負朝望甚早遇主知甚深然甚蚤則才太盡甚深則語太盡究公所以有聽有阻焦神散形而中道夫者倘謂是也或曰公器局胆智大約如韓公而文采過之以過

之故年位稍不及嗚乎人耶天耶吾以慨世焉公文集若干卷自有知者其詩以情真為宗次傳教調長篇感激沉壯類老杜五七言律和雅會心絕不如近時名家以浮音亢節自喜所著書有通鑑分解經洵類編兩朝大政記唐詩類韻藏于家公諱琦字用韞生于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癸卯三月初三日得年四十有六配太醫院醫士姜嵐女封夫人男三長士杰次士楷次士渠皆以公廕為國子生銘曰顯之馮公六德純備耦變適時剛柔乃配堂陞不親如隔重淵遇公

則合行方道圓物情求多人惡其上遇公則降事任名
讓水火梅鬪身為鼎鑪七調其間化為和羹此徑彼途
弗避弗就中衢而趨萬術來奏衷誠秉忠志在贊翊乞
司厥成冊典斯秩先雲而雨不汲自泉終畜其膏未沛
埃埏福惟王明瘁乃邦國于公可輕委命盡職旃旒來
歸賁此壤莹冕冕不化顧瞻帝京曰惟主知未報以歿
繹思其先視我孫子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 王錫爵

余以病解政選里旋奉先慈之諱悉謝四方謁文者而
吳興潘君大復寺以其考印川公墓誌銘來請余惟公
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微君請其忍無言我國家有二大
事曰邊曰河則天子自為居守常歲、屈天下之財力
以事九鎮而河備尤弛卒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
而應難一九鎮各輔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臣難二敵
有秋可防河之徙決無時敵入即戰守机宜一切聽于
閩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
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者繇

印川公獨任其難蓋白首馳驅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沒矣沒之後凡朝廷所為恩卹勞臣與夫百世易名之典猶尚有待焉嗚乎此余所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召拜監察御史三殿灾奉勅稽查大木巡按廣東提督壯畿李校遷大理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丁閔夫子憂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尋召以原官總理河道卒未罷歸又以交荐起撫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僉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總理河漕錄河功賜金幣進太子少保工部尚

書兼副都御史一子入監讀書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机後改刑部侍郎經筵上駕幸天壽山賜公麒麟服居守河道都御史每年復罷歸再以荐起為令官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由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厚自南陽出茶城口肅皇帝時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遡流而西問故道於老篙師喟然嘆曰漢瓠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復江南舊蹟而已其後費魯亦一切以復故為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鑿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

原計月日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
睢寧豬其六百五十里皆赭為平野公復以故節來蒞
事而廢趾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費半之
出官民之舟于積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為公記
而公持議適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而黃決崔鎮
以北堆決高堰以東清苑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室興益
諸郡邑幾滙為巨浸矣于是天子思公功凡廢再起治
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徙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
築高堰黃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于海而

海口遂闢復築遙堤十萬餘丈以為外護而後又加築
土堤縷堤月堤格堤長堤橫堤守四堤寄子堤凡三十
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廠凡二十有四
座石壩上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
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堤柳并封屆柳
八十三萬有奇首尾十餘年輶車所經更數千里公與
役夫雜處畚插葦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黧而後
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至是始復見室廬
丘隴烟火弥望馬公之言曰通漕于河則治河即以

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沿海故意公在世之日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公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竟即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沒後而議者又哢之也公初薨度修堰焚壽亭侯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竟而思曰帚埽也其命我束掃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浦下陰雨輒聞鷄聲居民云此蛟龍宅毋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黑燭

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顱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為孽龍避公尸解云公壯于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骨之日猶奉旨與疾行部請開夏鍊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以疾革猶喃、河防不去口嗟予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神聖誰能保二十年後鐵芒甕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為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為罪則余不知之矣公七歲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于官二十九以麟經魁于鄉

其明年奉進士試政九江出寃民劉雲四之_民成建議令
瑞昌郵費皆仰于縣官不以煩百姓_民大便之謂御史稽
察大木于南都公請無毀民居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
果得萬木于荷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寧州
盜皆先計擒其党魁功最著而公恥自言賞不盡行叅
贊南京南京悍卒久習公名無敢譁者會京口僧告變
公不為動人情恃公而安泐河議興江陵寔陰主之屬
人謂公新河成且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
為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噉言官論公去已試

之果無効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上書為江陵
訟寃觸時諱至鑄秩罷免而人以此愈多公長者公內
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于師友惻惻喜振人之急凡
衣食婚嫁喪葬醫藥于公者甚眾又建義倉祠堂宗學
以教其族人又推先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為政
所至民多立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
皆百歲聽覩語言皆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
百年少者五六年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壯去願
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前三老繞身熟睹之良久乃出

公行咸奔集挽由百里間為之塞衢罷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于潘者因以為氏至景陽侯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民公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綜純孝著稱石晉時北郭里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諱季馴字時梁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為萬曆乙未四月十二日距生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五配即施夫人子姓云、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安厝塞字園之原嗚予公自童子時以逮老而為司空其瀕危者救矣未冠即慄

慨為父白冤賴當事者試其文寬之然往來蹶躄無能其一菜羹一管履可以孱弱或仲氏貳守繫獄公匍伏請減寺致忤部使者上彈章可以急難死五十服母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泄或咯血或裹疽視事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壩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座前僅尺餘眾皆驚走公幸無恙又颶風吹舟入決曰左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廷臣每設難以詰

公不能屈既以轉羞而成怒而公復為國體論救故相
新進欲中以危法又可以譏死夫此救者皆出于前所
謂三難之外即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之
苦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老人寔
有天幸曩朝論之紛々也嫉者衆而攻之急度無以見
容于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今上深察其忠若瀕歿而
獲脫于難皆天也天下聞其言而益悲之雖然公今應得
誥冊及例進宮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耳漢汲仁郭仁
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徹侯之賞且令行羣臣

從官以下為歌詠室鼎以侈其功國家即不屑與漢
絮令然以公皓首河事百艱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
在邊臣後哉吾故知公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銘曰
有姬畢公錫玉剖符食采滎陽為潘厥初伯民肇
遷曰卜西吳北郭擇里而棗是菟二十八傳公起
大夫旅握鎮節歷游名都我疆我理我抗我徐民莫攸
居龍蛻其顛六宮食新萬艘載塗小心孔翼奏功則膚
尔冠我々尔髮儲々既長于河六老于河幕府籌庸
視公孰多稽首聖明億萬永罔玄圭赤紱九原可吁幽

谷熾然、冥漢昭蕪、鍊石著銘、矢告弗磨、以嗣以續、室鼎之歌

戶部尚書本菴楊公墓表 王錫爵

今世紀墓之文有碑有志則不得更著表之標也謂標顯世所未知之人未見之事用以決疑闡幽故足述也若名卿碩臣高議雲臺之上因文家獻以日月書功尚安所藉而表焉乃余獨于故司農楊公不能無言公諱俊民號本菴山西蒲州人舉嘉靖壬戌進士余辱與公同年嘗聞謁公之墓元襄毅公于大司馬邸第等當時華彝

之望方歸于襄毅公而公以進士高第年地風采哀然出其輩行其年會當館試公以襄毅公指稱疾不謁試而諸謁試竟以蜚語報罷視公如翔鴻之在寥廓云既入仕以戶部浙江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歷陞儀制司員外郎精繕主客司郎中出為河南提學副使轉參政尋召入歷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大理寺少卿復自大理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自鄖陽改撫山東以右副都御史往入為兵部右侍郎丁憂以原官起補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督漕河撫鳳陽等處

尋召回部陞左侍郎改兵部署部事再署京營會倉場提督缺廷議推公以侍郎久次晉秩為戶部尚書未幾奉旨回部在部若干年以二品歷三考加太子太保薨于位天子加優賜祭葬贈少保加贈太子太傅殊恩異典差襄毅公為入沉審有大畧所居官常兢兢謹于法理不為首鼠兩端而間亦以机權輔正發謀應變稍規襄毅公乃襄毅公故敢決任事亦會其時得願指揮霍主親而人信之公見謂小心怵然試刃于盤錯間調維上下且寬且急時有所不能得之眾而得之獨不能

得之名而得之寔者有如今公父子易地而處不知其何如矣嗟予是安可無表公初為儀曹即執不受內宣兩使中州痛裁驕士豪黠吏以法其在鄖陽議爭所轄官兵軍餉不宜汰減議移均州守道于鎮城便彈壓在山東議由班軍訓練議荒田賦聽民得自占開墾在鳳陽議開瓜州隙地泊漕艘議選汰衛軍在兵部議束約鹵王撫賞數不得逾七萬議抽練京營兵皆侃々奉大體畫長策無長規隨而至于最难且苦雖欲有規隨而不得者莫如公之典戶部時內傳買辦銀則爭傳雲南增

歲課金則爭傳長公主婚禮及鋪官珠寶則再爭比
礦議起公一爭之遼左再爭之易州又爭之河南而時
會東西征萬里費糧與上供諸費交急則公之難且苦
更十倍然迄公左支右吾粗免敗闕盡瘁之效至于切
身卽次明主為之驚哀贈卹天下宜以此知公乃余讀
韓太史狀發憤于公道之不章人情之反覆然則非余
誰表公者公為之戶部余亦承乏內閣于時公私赤立
外廷無不扼腕言理財者礦事之興其初乃以縉紳議
入而內意始動然明主初亦以錫爵言不便而止高

名之士至有面讓予以將順無狀者乃公獨陰贊予期
以事行之日談曹當以職掌力爭不獨令閣臣有廟主
名既予歸而公果四疏諫開礦蓋至是苦心苦口始盡
暴于觀聞乃其域外遠識机先早計予知之外人未知
也一宜表今制計國制于司農帑吏因緣估商輻輳飲
冰茹蘖者不能有所表見乃予獨陰識公取予一介必
於而嚴登其堂則有一二短衣敝履老蒼頭出應客四
壁蕭然而韓太史又習公門內事室止一區田不過三
四十畝此今之賞卽墨綬吏所薄而公以父子世一品

九載大農曾不得私中人之產世又其誰信之二宜表
公入仕幾四十年其未為都御史逮侍襄毅公一階半
級未嘗以闕闕先人已再秉節鉞更踐九卿皆藉甚敵
聽不行渾如東濕之政含沙之口不能豪髮有所挂及
其曖昧觸譏忌自典戶部始典戶部又推冢宰而天子
再命公署吏部署都察院又類陰為公地者悠々道聽
則以公介內援揄賢者路而予適幸筦事主行文書嘗
密伺內指與公交閤踪跡百口可按而保也蓋公奉職
最敏厲而于進取則純與人最款萬而于結納則踈約

已不以劓物憂國不以干名以故生平心事半為吏才
所掩而要以完節粹行從襄毅公于九泉必無愧焉三
宜表嗟々人世隙光榮名朝露耳乃自古不朽公論定
于蓋棺若又泯々使廉溷寺腐珉玉共朽則儒者又安
事孳々勤一事^世以奉廉恥忠孝為我自世爭喜議論好
饒與人以才而恡與人以品喜挾蠶氣而輕先生長者
端委正氣之風余蓋嘗以身試謗而痛于處俗之難已
以天之幸明主知之幸得早晚劇場不復為爭名者所
錄猶誅出都門時聞遺同志兩言以謂我輩悠々是非

明文海
卷四十四
三十一
在事不明及事謝必明當身不明及身後必明今公之
事謝而身且死矣乃韓太史尚不勝青蠅之感至痛根
株其所從來是余所不敢知亦不敢復操前兩言以信
于天下將賢者固不宜久握利權處嫌地奉止竊鉄疑
生所忌乎抑論未百年天與人方交爭為君子而久之
終翕然以定乎今石室論次與天壤不磨滅則有韓太
史在則亦有斯文在若其他家散官蹟及文章行誼之
詳種々具碑志中知公不必賴以榮故畧

周文恪公墓表

王錫爵

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李士掌詹事府事倣菴周公卒于邸卒後三月而大
明會典成公屬為都校最久而專于是天子思公勞贈
禮部尚書賜二品祭葬仍特用廷臣議謚文恪贈恤以
官謚以人朝廷叙功旌賢之典備矣乃故事大臣表墓
之文其稱為神道碑而公之子官生某等已乞碑少師申
公又屬予錫爵為表是兩也予宜辭已復思碑表義同
而大臣不稱表者以功德行世有太常太史之譜不必
表也若公之隱細微行非表不章非予未必知而知公

者又未必能言是用諾諸子請為藉語于麗牲之役曰
嗟乎是惟周公古三代以前未雕未琢人物而朝廷用
之未盡士友知之未深至于今日蓋棺而論定者也公
諱子義傲菴其號初為博士弟子已厭薄俗士顛、章
句為崇進嚆矢者日夜湛思乎六經名儒論說之府而
飲其精言隱義著設語著日錄見聞多先儒所未發既登
第則益棄去雕虫以經濟寔用為競、其居官自翰林
載筆記述而外出為國子司業祭酒入充教習庶吉士
師道尤著學者宗之其校士以牝牡甲乙外知人予與

之同事丙戌會試公服予之檢軌嚴予亦服公之裁量

審為錄序成則相與檢竄僻詞奇字而後付梓者曰以

此為南國子司業會江陵奪情議起九列爭先具疏由

同寮目公云何公咄、起戟手向堂上此堂顏彞倫者

何我輩不能惺人狂醒而忍從旁助其相浮者議更寢

其與人煦愉豈弟不戢、市廛名而卒官之日會隆冬

布衾練帳蕭然也賓友就其卧訣皆驚哀涕下以為即

公一日柄用豈減晏嬰公儀休哉父月川母吳淑人沒

且久歲時至祭盡哀而事兄若姊恭甚閨門之內穆如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百四十八
三十九
賓友其生平無域外交而俸入輒以成鄉党之廢疾飢者故歷官垂二十年被服寒素如一日云江陵之當國也好荐寵天下年少武敏逢蒙視而堅白鳴者乃公獨用鈍口樸貌相與衡立為杓鑿夸士大夫無所窺尋其穀光以是江陵蓋疏外蓋翰林九次不調無逾公矣而公不以入意中其為所朴鈍顧蓋甚而江陵之敗也諸嘗與交忤不得意者皆戕之彈其冠有一歲九遷之望而公又愈益自晦類如也以故終公之身世知有南九卿不署名之屠祭酒不知公其知公之忤江陵不得次

者不知江陵敗後事噫嘻此所謂非表不章者乎士識之卑也徒見山輝而白虹則盱眙動色以為至宝之所在蓋予相士十年始識公之內敏強記又十年始識公嗜修而寡于交比同事朝夕者決再旬相與證事確理原本六經磅薄萬物如遊珠林火阜中而後知公之奇萬不一二試也噫嘻此所謂非予不能知公者乎孔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後先進夫野人君子非時人之論也度當時易土蕢而金石雖孔子亦自覓便文適觀之快矣乃所稱若彼用

之若此豈非念矯枉寧過中避往無疾步乎夫禮樂之大者則莫如不爭行不垣墻居不周衛所以遠爭也處不爭之地以闇、當赫、其途迂其利遠要之三代而下有興先王之禮樂者必自于此不自于馳騫之士也嘉隆來孝者文勝極矣以予目中僅、乃得公與萬中伯昆陵兩先生兩先生易名皆以文而用之在朴其相次望顯位又皆遇可以興禮樂之時而溘然先野州朝露乃又皆在一年中皆天也天雖尊其秉彜是非不能勝人九原之論吾知所歸已而後生初孝薰醉智巧之途

以為是堅瓠無用于世、亦且以厭薄公而以公之不去為無恥嗟乎且安得灶上老婢就熱吹而嚙冷炙者與之言有恥哉予嘗謂方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恥夫使朝廷內外之官泛、乎有欲去不父之心哉、然彈其冠刻日月以待遷而爭懸門腐鼠之得失予之所謂無恥也益拜稽首讓于夔龍柳下惠甘三黜于士師俗之所謂無恥也此兩言不知孰是而為予言者往、濫于末俗穷于寡和而莫敢出噫嘻此予所謂非予不能言者乎公所謂文字自殼語日錄外

其大者有中臣直閣記秘不傳有國朝故寔多可百餘
卷殺青未竟會以歿雖然禮樂在其中門人子孫有能
網羅緒業卒成一家言則先進為不亡矣

翁襄敏公神道碑

王錫爵

翁公萬達字仁夫別號東涯潮州陽人也初祖雄自莆
田入潮居于鮑江里生保、生琦、生肇剛肇剛生
可累贈兵部尚書其行具邑乘配累贈太夫人許氏生
公、少穎異長文名大起嘉靖乙酉奉于鄉丙戌登進
士丁亥授戶部主事嘗主河西務勘戚畹侵地及闡出

貨奸狀庚寅署員外郎督通州漕諸豪毋敢撓其令卒
外署郎中陳益出便宜出賑畿輔飢多所全活癸巳擢
知梧州府居四年人謠太和稱治行第一丁酉上命咸
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討安南叛酋莫登庸晉公
為廣西副使駐南寧典兵事登庸行間我軍公募死士
入其巢盡得其狀乃先案治我軍通賊者法登庸始惧
公謂姑軍深入難與賊爭利用宣布朝廷威德稍、出
不意畧定諸党與勢將自、困時諸夷酋憑詳趙楷韋
應龍舟李寰各勒兵應安南惟思明黃朝持兩端未發

公度朝可急使乃使、密諭朝旨以厚利朝遂擒楷等以獻尋進兵討斷藤峽叛酋侯公丁等平之斬首千二百級降諸徭三千人論功陞一級先是思州忠州間有峒四守臣議所屬未決公從民願定議以峒屬南寧設官置戍守之峒酋黃賢相逆命公揚言大征密搆會峒民令自為計毋從賢相俱死賢相惧請降會陞浙江叅政督府難公代上疏言征南事重非翁某不可有詔復苗叅政廣西時內夷既芟登庸益孤甚督府以問公曰曰可笑師遂進公護軍屯憑祥為中堅當要害部四萬人倍諸道兵壁賊境獲其謀縱歸使趣登庸降登庸大恐聽命公輕車從將吏出鎮南關受降登庸至則頓首謝死罪公探其懷中得素紙援筆大書曰主上好生寧復返蝎殼間嘲啾小故第順命則不死永保南荒持此為信登庸聽^讀頷左右曰降已晚矣乃遣侄奉表入朝詔罷安南為都統使司班師再陞公一級壬寅進四川按察使癸酉進陝西布政使轉左甲辰即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閩內居十月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號敵冲公至則簡卒乘治芻糗法令嚴信士有一

督宣大號敵冲公至則簡卒乘治芻糗法令嚴信士有一

夕去亭障卧者雖數里外公忽遣騎簿問罰隨手行人
莫測其何術也乙巳八月大入公逸壯士伏強弩射却
之捷聞賜璽書褒勞築邊墻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袤
二萬餘丈進右都御史進子思佐國子生會大同宗室
克灼謀挾反公密授總兵周尚文計名捕諸反者而宿
兵各關隘待未几果入敗去有司上克灼獄伏誅公進
在都御史再廕弟萬程時首俺荅憚公威名款塞求貢
詔下廷臣議未決公條上安邊疏大畧謂貪寇則利部
落貢則吏_利酋長臣職在封疆惟知戰守貢亦備不貢亦

備天子嘉納言曾襄愍之未得罪也議復河套介故相
夏公以請公獨謂覆套與搠巢不同疎陳其不可狀仍
貽書戒夏公毋輕發夏公不能用卒與襄愍俱歿西市
人服公先見云己酉春數十萬騎逼宣府公急請周尚
文代宣府將趨之兼程至曹家庄遇敵大戰三日報敵
兵益集四面圍之公聞即擐甲躍馬從壯騎數千往援
騎士諫不聽未至壁數十里會大風起公令車騎曳柴
揚塵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輒解圍遁我兵迫及之斬首
四十級上大喜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入視部

事丁外艰歸庚戌秋七月復犯大同軍書日夕至上手
詔奪情起復公以尚書鎮宣大公病背疽疏乞終喪未
達八月薄京城本兵以逗撓誅上復手詔召公還部公
即哭几筵力疾行時相嵩貴有寵上數問公某至否嵩素
為不悅公因密奏狂陸梁上日夜側遲賢之席急于救
焚臣竊為翁某計雖重所百舍飲泣萬成犹未足以報
恩而塞責也今盤桓久頓未知至日上強食自寬謀武
盈朝何尤翁某上頷之比公至去聞命日僅逾月然上已
入嵩言公見嵩又倨乃坐前趨命遲鐫秩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關會疽發病甚上疏
乞骸骨終喪上怒此快終不為國家用罷致仕尋以
謝疏字訛削籍為民久之上復思公起為兵部尚書
公時方約客游武夷道超三河去鄉百里公愛其山川
卜樂丘至閩之清流疾作亟歸卒于上杭舟中時壬子
十月十三日也又六日詔命始臨門其年禮臣以卹典
請得以祭葬隆慶改元始返謚襄敏贈太子少保公生
于某享年五十有五卒後若干年葬三河即公所卜
地也配贈夫人張氏早喪葬海陽繼配封夫人孫氏子

某女某公六歲居母喪盡禮如成人及貴負土葬父廬墓三年俸入輒斥以置義田祠堂及賑助鄉里意豁如也李無所不關一時所與同志誨德志皆海內知名儒者而操行恂、若處子不為崖異至其當強禦蹈險艱屨履一世即賁育無以奪之歟歷中外幾三十年所至用廉武決策臨敵叱咤一呼而數萬甲兵如取之掌握內蓋今相國張公嘗稱世宗朝邊臣行事適机宜建言中竅屢、推公屈一指焉當時天子虚心相待朝馳符而夕登壇其遇合六且不在方名後然一夫閔說錯莫竟

或將所謂本強先朽天道固然也而世或傳侯喬寔搆公、刺梧時嘗法治喬橫卒十餘曹以此得報察其本不然予與修世廟寔錄方喬自大同入典兵舞手作氣勢勲輔大臣無所不狎侮然未嘗一日敢侵公、來而上與嵩諭對語今歷、具掌故使嵩一言能為公道南海所由來及病疽狀則爽然解矣鴈啄虎吻摧墮長城乃以責賈豎兒子誤哉所聞予故追論嵩而直書之爰及公驟載擄之辭、曰兩越之界三山發祥是生人豪光翼明昌識淹墳索才美珪璋歆于制科蔚為望郎出

守劇郡展也循良惟帝問罪于彼南荒逶吏視師惟公是減公策彼酋內倚中行此伐其謀彼則于衰之酋就擒不缺我折乃征藤峽先桀其強薄曜餘威則莫我當憬彼四峒歸我侵疆聞使既遣關門納降用安反側旋定勳勦惟帝念功俾鎮朔方計剪宗逆載戢邊防據鞍厲戰則大剗絕幕千里傳檄諸羌時稱尚父奮志鷹揚名為司馬王國是匡忽罹閔凶趨歸踉蹌詔起伏戎墨衰急裝兼程奔命起居不遑惟彼儉士貝錦斯張行間待罪固請終喪于為逸民山水徜徉恩命賜還公也則

亡薄海蒼生咨嗟失望卹典存加焉能為光名臣之所於焉孔芳

經畧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

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神道碑

王錫爵

萬曆丙午前經畧朝鮮桐岡宋公卒長子守一伏闕上書白父冤詔復故官次子守敬乞予神道文志公不朽予惟公朝鮮復國之功皇上擇日告廟宣捷班賞將士有差國王特疏陳謝陪臣父老勒碑建祠尸祝公者以萬餘計其詳具在大孝士龍江沈公志中予復何言獨

明效海
卷之四十八
念公功最捷，六最高，任事最難，而浮議恠公者，六最急。
嗚乎！非予其誰表之？按狀公之先會稽人，始祖元占籍
杭之仁和里，凡數傳而生富、生義、生儒，是為公父。
虎山公長子，應期次即公也。公諱應昌，號桐岡。嘉靖甲
子，奉于鄉乙丑成進士，知絳州，陞刑部郎，改戶科給事。
中轉刑禮二科，左右給事出為濟南守，歷山西副使、河
南左叅政、山東按察司使、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進都
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卿、工部右侍郎，隨改
經畧，以三品考最，贈祖父如其官，蔭一子入監讀書。兵

部覆東征功，詔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公居官精心
救荒，其禱雨多用春秋繁露法，輒有奇應。有龍見于甕
及猗氏壇井中，麟角皆具。蒲州水啗城，公操文
祭之，水驟落三尺。其他編審義倉、鄉約保甲，至今繫為
令不廢。上下安之。公守絳，常受委查閱寧化等關，目擊
邊弊，登陴浩歎。及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公即疏
陳撫賞不便者三，巡視京營邊報狎至江陵，以無對公。
即據牒以聞。陳防敵七事。江陵怒，遂出公濟南。嗣後累
官藩臬，叅伍兵事，略不以外補為解。既而建節山東，首

請加意防海復營衛巡司諸舊制衆皆目為迂濶未幾
朝鮮告急始歎服公神算而經畧之命下矣壬辰初倭
奴率六十島六島之衆當劉哮傳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
東征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昖走竄義州王子臨海
君肆順和君珏發靖康公恭僖二王墓八道三韓殘
破幾盡敢言內犯京師戒嚴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
畧薊遼山東保安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畧創設提
督大將軍李如松羈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製器又
倉卒未備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公鑿空支吾不

兩月而部署出閩會游擊沈惟敬使倭道謁公、曰我
奉命討賊知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臆月與李大將
軍踏冰渡江惟敬執款議如初公厲繫軍中不許更入
倭營而議討賊益急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
飛樓鑿牆穴守牡丹峰以相犄角公指授方畧圍其三
門外布鉄蒺藜救重火器齊發毒烟蔽空吾軍舍解藥
仰面板附而上諸門盡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
溺死者無算行長卷營遁回王京大將軍輕其屢敗走
探地形倖遇重圍大將軍殊死戰斬金甲倭墮馬而楊

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潰圍解散是時王京聚倭踞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千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公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于山東陳璘兵奪于薊鎮沈茂兵遣還浙江進不能策疲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棄王京而去公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清正夜戰又追及晉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遠遁熊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公亦乞骸骨歸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公江亭麗人

傾城相送尾至數百里外拜泣而別是役也索回王子陪臣官眷百餘人斬虜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搃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而議者猶以請封撤兵罪之夫倭封于乙未之七月公歸于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公也公由劉綎兵萬六千居守而予議撤還則撤兵亦不在公也公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沐暑雨冬偃冰雪食無益酪卧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內之倭為功而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為罪此公負國乎抑言事者負公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耽延歲月荐食畿輔揚帆江南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

老師匱財又將何以處公哉公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
陸薛上遣黃門陰暱公風神警亮器局岸偉大喜得人賜
金綺以寵公行既入朝鮮又賜麒麟一品服公感知遇每
與李大將軍以歿自誓戰勝之後拊傷掩骼招歸脅從以
萬計仍分前兵屯守大丘南原慶州寺處移檄國王斬
塹挑壕築閤置堠修設善後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
需節省僅支馬價二十餘萬揆事圖策捷出人意外每
當百司使者咨請輻輳公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熟
議之即老吏宿將終不能易也曩公受命時適在政府每歎

公經畧外夷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則與倭
共之無處不犯則無處不瑕難一他鎮調兵必先主而
後客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難邊臣伸縮自由而經畧則空
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為遲速語言以譯為
往來難四朝鮮利于函兵不利罷兵倭來則貸手報仇
倭去則張小為大飾緩為急難五李氏盛滿人心不附
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寧遠者并以忌公難
六嗚乎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西湖絕口不談東事
也然朝鮮陳謝有疏朝廷叙錄有旨何忍不一為公

論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扼腕不平。我昔淮西文昌黎不及
李愬、子曳碑仆之訴功于朝。命段文昌撰以旌其伐。
杜弼請裁抑勳人。齊高祖令軍人張弓挾矢舉刀按稍。
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曰。
箭雖注不射刀雖奉不擊。稍雖按不刺。汝猶頓喪。覓胆
諸勳人身觸鋒劍。百死一生。乃以尋常例之耶。觀此而
宋公之論定矣。余故畧他績不書。而著其復國之功。勒
石墓道。使讀者識公苦心。云若生卒婚娶別有志銘曰。
島夷不靖。肆彼鞠凶。八道三韓。如葉掃風。君臣父子。奔

播西東。箕疇故墟。幾亡是公。帝命六師。誕張九伐。鼓弓
御艦。走雲掣月。復城歸亂。息決窮髮。龍子暫分。虎符復
合。戎武維揚。稽顙天闕。馬鳴蕭、歌凱東回。功成不賞。
市語如雷。勞臣解體。戰士心灰。公笑何言。請付口碑。時
清論定。終遭天寵。玉冊金書。泉臺夜永。劍履衣冠。精靈
呵擁。穹石干霄。星垂斗拱。岩谷綿亘。艸木蕃鮮。桓、墜
道鬱、新阡。何以報功。有家祈連。何以報君億、萬斯
年。

王乘毅公墓表

王錫爵

自西人款貢受封二十年於茲每言兩國一家咸王太師公時、問太師起居云太師者我蒲坂襄毅公也當把漢那吉之來奔也衆惑所置公言此豈者犢也而可易趙全策一酋兵索之則曰殺而孫乃戰策二萬一俺酋棄孫則資把漢以忍酋歿而角黃台吉策三廷是公議乃先官把漢而要趙全付公趙全我所重賄以誅亡命導敵者也俺酋與趙全謀果分道入索公遣諸將腹背攻殺敵過當懼遂殺把漢則好言來曰幸歸我孫誓世、款貢公庭教曰而罪多由趙全、與孫熟親天子

不以而罪、而孫且官之而徒守歿而孫即俺酋聞孫在又把漢哀泣惟太師命公為請詔許歸把漢而屬公主封貢事旋獻趙全等然第約不犯雲中公詰使者酋語塞遽繩東西部以聽然內外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至引嘉靖馬市扼之而太師某亦陰異公議公反覆抗疏大指以為項貢市自意非往啗比且先帝禁馬市非禁納款也俺酋老矣又父子意貳頗厭兵而新德我今第成貢市即遠不敢知臣保老酋矣假臣數年以全力俟隙無害也是故羈靡者權也而制禦者經也當權弗

權是經無時修而禍不已也且戎夏苦兵久矣天或者
息肩于于茲言卜者言羊馬之年當與中國好黃首卜
南冠必死殆天意非人力也今邊將不樊噲而侈口橫
行匈奴甚無謂也之橫也人思甘心焉而自也微獨勢
不能之也机豪末而議尋丈也願旦夕定議毋失机慙
自貽悔詔集羣臣議最後多是公而新鄭王公策尤堅乃
王俺酋以下有差而振可市約如廣寧開原拜表謝歲
貢馬為常公益厲將士固險除器墾荒通商招流亡
散趙全党以軍需縮費及市稅稍出所減客餉為賞具

而大司農省經用歲可十五六矣比滿三市召還復條
善後事而鹵畧西海以公籌無譁云初江陵頗右公
亦功之既入則疏救彈江陵者又欲培所曠于是江陵
諛言者攻公上特諭內閣此朕佳尚書安得尔然公固
辭去年未七十特賜存問歸十二年卒往予入班行有
嶽然四顧者公也其識措類耳虜嚴之若神宜哉當公
落首議便不便公者畧如湟中羌事公六發憤取營平
自方要以酌經權之宜乃費即脩即備即費也繼事者
權輿之謂何夫未有三世子匈奴而一日事者也藉令

今日復有異議帥當公、復何如視哉而公乎已矣公成進士鄭端簡蚤知之曰宜任鉅公所至有名績凡南走倭西創敵而後乃督上谷雲中至大司馬甚矣乎端簡之知人予故據公外孫楊太史狀表其大者曰隆萬間有以天之道因之靈而柔撫生民者蓋二十年未翦焉而其始幾奪于人人嗚乎是惟襄毅王公不朽之藏古諱崇古號鑑川人稱鑑川先生餘具狀中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

劉公神道碑 沈一貫

上所簡任九卿得先帝戊辰多豈祕省之儲從祕省出尚七人晉川劉公其一也公之沒東阿為之狀山陰為之誌而以賜阡之珉屬余自余預机政借前籌莫如河漕戊戌之秋得公而始有所藉手則余之悲公其國恤也公既繇常吉改兵垣用萋菲謫蒲丞徙知廬氏萬厯初召補西曹調民署乃僉預臬參議閩中督學我越中歷齊楚藩臬長晉中丞撫保定已協理中臺佐邦治奉尊人喪還里父之以河決黃堦起少司空兼僉都明年上功拜尚書敷歷中外三十餘年官階十六易而姤節懿行未易縷

數所為難公者則西曹時與大司寇爭疑獄司寇與成
比公傅生議司寇不能從竟以失入譴而人始服浙故
多材先是李使者行剋核之政公至則衡文采寔不為
毛李所甄拔皆一時秀髦在西輔適無秋而有倭警師
宿于天津羽檄旁午公外調兵食內理荒政是歲也飢
而不害博陵盜起哨聚至千人所司議勅公曰不然好
則人怒則獸艸雜之不忍下令殲其魁餘勿問人謂劉
公尺檄賢于十萬師故事河與漕皆設府上以公宿望
奉兩府屬之監司守令受節制者七省公謂河漕患有

標本而工無緩急循商丘虞城以下至于彭城得所謂
趙固者賈魯故道也而鳩工焉開積壅疏支流隄堰闡
壩增卑培薄延若干里不淹時告成上嘉賚晉秩廕子
于是有二湖之役二湖者邵伯界首維揚之巨浸也涉
者虞溺公闢裏河避之行旅無恙于是又有泲河之役
泲通淮海渠成則漕無乞靈于河也公排羣議躬開鑿
有渠形而病公故恂、長者至誨畫大事不惑于叟、
之口趙渠潘司空患費而止者也泲河舒司空鑿而中
輟者也力主必行人多公之斷自少不問家人產恥言

錢穀而行河經費指計無爽趙渠僅費金十萬二湖三萬加七萬畚挿雲興未嘗不宿飽人又多公之辦為政持大体恤民瘼行河時籍郡邑城且以工役相準所活無數疾既篤乞骸于上不許則從床箒中治程書不及私所謂致身者非歟公宦蹟最多而行河為烈昌黎有言君子所以信于天下者在行事適机宜而風采可畏爰也公之後河議築舍王家口乏成效而益厘公思也或謂公經世不允復為出世李所論朝聞夕死即山陰東阿猶河漢其言余為孔子有浮雲堯舜亦有浮雲腹

水者亦自曉冷煖耳未易從人品量矣公名東星字子明號晉川山西沁水人世居邑坪曾祖文任有隱德大父得保父賓俱以公貴贈封吏部侍郎母牛淑人生嘉靖戊戌卒萬曆辛丑年六十四配李累封淑人子用相貢士娶韓繼娶栗孫男一銘曰藹、吉人為國之棟維岳之靈秘省起家禁垣司駁直奉獄、鳴為陽鳳斥為仗馬誰為者為逍遙如往即丞即令不容何病迺晉爽鳩迺治爰書明允疇如師模我越鑿不遁明器無失型保釐齊楚以教以撫允文允武輦轂之西是拊是飭保障

馮翊銓衡重寄持簡以貳山公啟事奉諱而旋帝優其卹人跋其出河伯不仁黃捫為墟廷論攸歸召拜司空荒度土功爰濬趙渠賈魯之蹟其涂可闢既奠二湖浮泐其期胡不少須鞠躬匪躬古之勞臣吁嗟百身誰而喪道誰而喪世何思何慮國評已定易名之章俟諸太常我題其碑採彼輿議風于有位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孝士贈太子少保琢

菴馮公神道碑 沈一貫

贈太子少保馮公琦字用韞清之臨朐人萬曆丁丑進

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歷禮部尚書兼孝士歲癸卯卒于位壽四十有六海內士人識不識恨不大拜究厥施而上亦云是前輔錫爵所常荐者為憮然云公天質竒瑋氣朗、絕塵夸無所不闕期于致用入史局益究心我列帝典謨洎先臣條畫供奉日講十餘年所陳說治本亂萌比古諷諫積有若干卷為待講官坊時或議開五臺礦可助邊則遺移書守臣此千教金幾何而令他日有聞而臆使者熟利多寡也東朝未建下詔並封三王則立奏記太倉公有祖訓在太倉公亟引爭直謂

左庶子馮某語人如此為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時倭在朝鮮封議興則言倭跳梁海外方張甚安所急吾封先是寧夏卒據城畔公策之謂宜用間無急攻而輕決河灌城微獨殺傷士且恐水壅卒難自反即以雄鎮百萬命易數百賊未稱得計矣羅外艰家居聞朝事有不可輒憂于色西創後談者爭言罷市公曰言何易哉曷不問內備而亟挑釁為所與諸制閩書權閩右雲中上谷緩急甚晰師救國鮮咸疑我不可俄人受兵公曰我非救朝鮮乃爭朝鮮漢人故用西域制匈奴矣假令朝鮮折

而入于倭且代倭難我患予其不救經畧刑大司馬濟師公力贊之今日如唐蔡功斷乃成耳倭既遜異議猶不休公謂諸臣久異域轉戰數千里藩屬復完不可謂非功即有所亡失軀可謂罪此其前後料敵無不踰度懸中者其在吏部入則佐太宰澄流品出則廣延見周咨詢隨人地資望而劑酌所宜疏定銓格每月且書其需次之俸而揭諸屏次銓之既月復如之幾幸者乃無容私而故事計外吏有疵者悉署不及公謂京考有浮躁之目浮躁者過之非不及也必正其稱乃服人心疏

而增之蓋少宰二年而州建儲傳礦稅疏甚多皆愷切
曲盡善以還言微語作轉旋上諭及君臣一体則為羣臣
引咎以微動之楚璫陳奉罷還則請釋其所誣建者即
以推勅降官被詰則言今遠曹不易為宜容其以落階供
事嘗遣職方室其署則請免其比舍不預事者而因備
列數年中所連坐者咸宜甄敘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也上
或用或不用顧察公悃誠而時為霽威將奉三慶典特
簡公秩宗三日而具儀俄司設璫稱詘欲改期公瞿然
曰中外眼穿此奉今已晚何所得若言適戶曹郎輦涼

餉四萬金出都遽以便宜止之而畀司設禮遂成因言
上以大禮成歸功聖母親朝長信宮如徽號事親至孝
願持此事天躬郊祀之禮上勞之云其頃三殿成壬寅
之反汗也公抗言聖體危而復安何可令聖德光而復晦
播二三之令失億兆心後有緩急人雖信之六思頻危時
有金如山何所用哉復以灾沴三疏論中使皆報聞其得
稍禁抑者若晉璫孫朝許魏中丞允貞而言貞清操無兩
臣願以百口保得不問張忠者搢一令宜調高宗者輓一藩
使可巡撫公言此輩何如安可令侵黜陟權僥倖既墨敗

緣事希復由公辨其籍粵璫李鳳為其翼監營賞官公謂大司徒何可令此事自今始俱得寢所遣璫乞閔防至再公固毋與上迺以牙章代之而佐銓時痛故大司馬張公經變以白其寃與卹典麻方伯浴卒貧請特贈太僕卿典禮時疏覆故相高公拱有助輔功恤贈賜謚通政使沈公子不請復建文君祀議廟之于懿文側若申定宗制則議罷秦庶長子封奪崇繼妃封皆據法持公凜必行無虞中格與旁撓也秩宗二十年疏復十數上易箚時猶冊其嘗所艸牘而奏之比于尸諫遲明度疏入乃瞑嗚乎

可謂致身盡瘁矣弱冠登朝二十七年自以世受國恩念所謂報主承先者曷刻在慮大旨欲引當道願先務自捐成心厚集君子之朋策宜量分而精圖之恒言今朝士自相猜何由信于上不信則不任不任且旁啟竇必也至誠至公息爭絕嫌庶有濟乎又曰吾儕當以体國奉公為先別白是非為後誠意感通為先犯顏觸忌為後寬一分有一分之益成一事有一事之功毋為艱鉅輒諉噫此真救時要術古大臣詎有易哉斯人之早世也天命也夫余屢隕涕而為之碑銘曰方公誕時于燥有徵街火曜闡母

也寤興王母曰嘻覩寃而絳稱宋魏國昔于來降禳斯
瓌室肇叶嘉名誰能叶之寔韓載生煜、五雲著祥臚句
藜閣蘭臺六茲早遇若韓焚艸公乃積成若韓決策公
乃不驚若韓籌邊匪旅以勝若韓鋤奄匪勅用正長流
深壑淳乎厥神高山大岳龐子厥真謂雅圭誰我用韞
是來去一身曩今間起孰氏尔韞窶位與年窶位與年
人胡却前我豐珉旌此靈域重来何時祚我明德



